尤菴集 四十二

碑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

碑

玄谷趙公神道碑

玄谷趙公卓詭嵬峷早歲蒙難蠖屈遭遇明時又卒
意言事用舍相半焉論者曰韓歐濮議與諸賢殊異
至被彭公重繳然不以是後世少韓歐公諱緯韓字
持世漢陽人其遠譜與靜庵先生同曾祖邦彥官叅
判祖玉縣令考揚廷不仕　贈判書能以禮法治家
妣韓氏某官某之女公生數歲祖母吳夫人愛其誦
書朗然曰此吾耳邊絲竹也十歲作詩已有思致十
有六歲徧讀先秦古文場屋屢居上游己丑丁憂才

殯殮而母夫人疾革嘗泄痢又割指進血甲午喪母
夫人踰禮辛丑中司馬試癸卯除童林察訪平遷至
主簿監察遂登己酉第先是十餘年間倭寇猶未平
嘗從金將軍德齡試軍旅事天將有愛公者公欲隨
入中朝博覩天下朝中先輩知公遺落世事並與
權石洲韠除官以縻之旣闡大科則光海主初卽位
羣小益橫以公嘗上疏訟鄭松江黃芝川也怒且忌
公才抑置冗閑猶處以製敎奉命朝天畢使卽出爲
北靑判官未幾罷歸無何値國舅誣獄公與諸名卿
同被逮因廢錮時廢　母議張甚戊午大歸南原地
有和陶辭以見志又作流民歎一篇極道人民愁苦

邦家顚覆狀主見而惡之物色之不得後修光海實錄時史臣收入爲信史 仁廟反正收用賢俊公自司成歷尚衣正入憲府爲掌令執義凡除拜公頗引却及被湖堂選則不復辭也公以新化擧措頗未厭人心多所爭論又駁椒親鄭百昌言雖行而 上亦不悅遞正尚衣院因出守襄陽李适反領兵至京師願與 王師討賊主將以文吏不許丙寅從遠接使金公瑬往迎 詔使丁卯又赴寇難聞寇退解兵歸未幾罷歸叙復舊踐自是屢入 筵席盡心啓沃亦論勳貴之失 上將崇奉私親朝議力爭其不可公獨以爲今事與漢之定陶宋之濮園不同遂與諸公

凹凸誚謗四起而公不顧也因虹變與諸僚上劄請納諫諍息聚歛去奢侈戒偏私益勵初心懋加克復上嘉納壬申由執義陞承旨有臺章 上不許盖臺臣疑公以私親議嘗 上心也歷兵曹參知復爲承旨上疏自劾移兵曹參議自是數年之間不離政院兵禮曹丙子與政院諸僚因災異上言曰 殿下誠能以至誠對越上帝以至公赫臨下土振肅頹綱激勵羣工則朝廷正而人心悅天地和而災沴消政令不期舉而自舉修攘不期盡而自盡此不在 殿下一念之間乎嗚呼幽獨雖深不謹則影響於外 殿下既已知之其於修身治國之道思過半矣 上又

善之以病辭遞冬虜變猝遽公以 命先往江都聞
上攺轍入御南漢城公自中路追赴不得入竄伏奔
遑備經危險事定從舊職壬午特陞工曹參判蓋
上念耆老久淹也丙戌以八袠陞資憲知中樞府事
己丑正月公曰昔先君以是年棄世矣今歲行適逼
我其殆乎竟以其廿一日終焉 上聞驚悼停朝市
祭賻皆如例三月葬于坡州七井里公俊偉雄豪眼
空一世善謔以諧然又尊賢取友律己制行自有規
度孝友出於天性年已耆艾語及父母必嗚咽涕下
至使受業者廢蓼莪篇與兄弟大被燕嬉不忍相舍
有時出入履發相從家人時失其所在疫癘死喪之

威其所行人方之庾裒而有餘矣牛溪成先生嚴重
莊肅然善公家行終始親愛之名公鉅卿前後擧其
實行遂有棹楔之旌常有不忍之心倭寇時適見戰
士無辜就戮者多以布衣請見元帥而活之爾瞻將
加罪於癸丑七臣公亦就見力爲之地可比之吊豎
全邦之功矣及其出身隨事納約傳以經義　當宁
傾聽裨益甚多惟其不立崖岸油油以相處兼且無
虛口人不甚畏憚然其中自有理致聽之者多所警
發盖其意象超脫胸懷坦夷亦無屈首風塵之趣而
可以遊神於事物之表者固爲諸公之所推許而其
憂愛慷慨惻怛感發之誠則固非他人之所可窺測

也光海時遊楓嶽夢侍 宣祖大王詳陳衷曲覺吟近體一篇有萬死孤臣淚千峰獨夜心之句而枕上有斑斑處也淸陰文正公嘗爲羣小所慍因倂治其儕流公聞之悲咤憂憤殆乎成病公爲文詞主於莊騷韓馬戰國少陵而以下則不屑也故其所作雄渾峻發如河海涵泓山岳停峙論者謂如其爲人權石洲韠嘗曰吾於詩家軌度粗有得焉而其根基恢拓氣燄盛大則何敢望其黃芝川廷彧贈公曰風霆歷覽無窮際王伯論才更着高又有天下奇男王適至之句然則公之見推於人者不止於詞藻已也嘗曰東人不喜溫公通鑑聹菴綱目是以擿叵也其老年

所編抜奇一書則又主於六經而下及諸子也夫人
洪氏學生纘之女早没繼娶佐郎宋耉女生二男三
女長倚有文行早夭事見公祭其文次億工曹佐郎
女長適尹確次適朴漼皆士人次適府使沈槐夫人
性慈仁溫惠有識有行纔就姆母夫人没執喪奉祭
一如成人稍長繼母頗莊嚴以臨夫人敬謹罔懈及
嫁情禮省獻久而益虔繼母晩乃感悟愛之反愈己
出事公甚嚴事雖細微亡敢自遂從公出入中外數
十年不以私囑干公娣姒之間亦不無難處者又能
以調娛焉公官位俸禄稍隆未嘗有居積豊侈之念
曰吾視向時窮陋拮据時則已多矣聞人患難疾苦

爲之動心傷歎教子女待衆妾恤窮匱皆循道理以
故公至老相莊無歎以爲雖古之君子有不可及者
佐郎男任重得重萬重益重女歸朴泰成金萬墡外
孫曰時亨時亮尹出也曰應教壽亮沈出也余於公
未嘗納拜公以世誼寄意勤厚仍譽場屋之文余有
羞澁意不敢掃門覿德今朴公世采和叔以公家狀
屬以墓文余不敢以不文辭盖悔前日之失而思贖
於萬一也遂據狀第録而因爲之說曰公以高才偉
器當 仁廟清明之世特以私廟之議見疑於儕流
坎坷以沒其世然此出於所見之適然而自信其心
也非如 嘉靖之張桂也銘曰

謂公徒是文章之士則實政可以範世而警俗謂公
遺逢而利見龍飛則於進途劣容其足寔因心而爲
行亦眇世而肆謔盖卓犖而奇偉不屑於規度繩墨
斯爲一世之雄豪百夫之傑特凡後之要知公者盍
亦觀其述作

慶州府尹閔公神道碑

宣廟朝號多名臣然以氷蘗之操終始不渝以爲搢
紳楷範以賁　神孫之興運者其唯叅判李公命俊
府尹閔公機乎然李公性度峻截其於此盖如水激
而悍其勢易易也如閔公則渾厚優餘之中能貞固
守此外柔內剛其德甚備此尤人之所難也公字子

善天姿異凡自幼孝友絕倫母夫人嘗疾病公方八歲嘗糞以驗差劇矢溲之器親自浣濯疾革割指以進及喪哀戚甚觀者莫不咨嗟稍長厲志種學無僥倖場屋心利器俟時一舉登第入槐院例陞典籍移司憲府監察歷禮兵刑工四曹郎令三和縣守安岳淳昌郡沈相悅爲檢察使辟以自從光海以公有將作勞陞通政爲扶安縣監以治最秩滿仍任　仁祖反正大選廉良吏以寬民隱以濟州最受毒痛吏曹以公應命公時有公格之拘　上特命破例公辭謝且請改正昏朝資級　上亦許之而改授以遣公代虐以寬儉出薄入罷工匠之役于官者嚴海舶之徃

來黜屬宰之貪污者在官七月全濟靖肅及歸片艋
如洗自原州牧移授鍾城　上以公年衰愍其獨賢
跂爲兵曹叅知其在原州使者上其治績　特賜表
裏一襲由叅知又出爲長湍府使　上謂章陵公不
及期會被廷尉問府民守　闕請借　上曰聞某淸
白善治于久已嘉之宜宥罪還任以褒之廷臣咸贊
之丁卯虜警急朝議以長湍當賊衝代遣武臣公扈
駕江都賊退除春川防禦使春川實管關東一路兵
馬僉曰無踰公者故有是　命屢爲承旨判決事又
歷延安襄陽富平三邑府使間爲戶曹叅議則沈相
判度支要得廉謹人故薦以自貳而卒爲慶州府尹

則實 崇禎丙子春也是冬北虜再逞貽事大變公益無當世意矣翌年罷歸自此棲遲關嶺之間或寓畿輔公年七十四辛巳十二月十五日終于醴泉之村舍葬于堤川縣遠西倉北過扁里從夫人殁而祔焉閔氏起自黃驪縣高麗尚衣奉御穉道始顯自是公卿不絶贊成事宗儒參贊愉最以節義書於史國初留守審言歷事五朝 晉山遷位退居而終高祖龜孫登第仕不達師事寒暄堂語載師友録曾祖齊仁能文章 明廟初以大憲不能救士禍常自悔責其後俾直臣安名世等坐黜以死祖思容郡守是生長興庫令汝健 贈正郎汝俊公贊正郎第二子而

出後庫令正郎配李氏 國姓孝寧大君補後忠義衛敬宗女令饑歲庫令夫人姜氏以公見于其考右議政士尚議政亟稱其氣量不凡公質慤嚴凝廉靜寡欲破屋頹垣蕭然若山居野店雖在京輦終日無車馬之喧常閉眼默坐望之若無能者而其超然自勝其世累之嬰則隱然有賁育之勇 仁廟謂聖取士公男觀察公爲壯元公以承音在 上前拆號而漠然無喜色接人誠實禮貌勤懇故雖謙謙自牧而悍夫橫人莫不斂衽致敬教子弟勿言人長短時或得失婦人不敢服錦繡珠玉常曰爲官而先行不義獨不愧胥輩耶故子弟不敢請官下絲毫物每遞還

家累或屣履以從旣歸家無一物人以爲言則曰在官簿領倥傯未暇爲也其塡摠吏職趨事敏而有條城郭山川道路坊里及倉庫輸贏兵民多寡條式沿革策應織廣類爲冊子以備遺忘曰不如此無以練達事務而吾心有所未盡也以故一皆置水不漏而事常出名上淸白之節可比玉雪而亦泯然無迹乃天得也盖公厚於內而薄於外豐於實而嗇於名有不可奪之操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斯豈非長德善信人也夫人南陽洪氏高麗太師悅之後世有聞人至考翼賢官至判官有文行夫人在家承順親意有孝女之稱及歸以善事舅姑能盡享祀六親言

之戒子弟常使善遇僮僕僮僕當食毋令喚起人有
饋獻必稟于公而受從公涖官嚴束家衆不得以私
謁入故所至頌公者必並頌夫人長湍之人至舉於
借公之章後公十四年乙未九月廿二日年八十五
而終福祿備矣世皆稱艷之男光勳即觀察公屢以
從勳 贈公領議政夫人受實封如其秩女二適金
吾郎尹昌遠大司憲趙錫胤孫男蓍重並魁司馬文
科今慶尚觀察使鼎重亦魁文科今戶曹判書維重
方爲平安觀察使亦文科也子孫蕃衍皆好學有文
公嘗自警以遺後人曰聽天所爲勿任小智嗚呼公
於是乎君子矣天之所爲其亦不爽也哉銘曰

靜如深淵恬如古井不勉而然卽因其性瑩如寒玉潔如清氷匪公自喜人强以稱人有小善卽見于外公歛于身舍騁章美辯辯其中浪浪其迹茅卉清廟聲淡古樂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介然自守頹然無悔曩在昏朝擧世相濁大素難黝在汚如濯　聖主更化登進羣哲公試于外或置近密耽羅贓墨傾海以洗朝多貝玉公視若浼公議藉甚屢擬清顯公輒低徊趑冗避選人曰夫公或短於才公盡其誠事無毫疵人曰夫公剛所不足緊公之剛惟務自克彼剛而才競揭高標須臾熄滅如燄無膏惟公有源不渴不枯亦將其餘以貽後昆後昆維何孝子慈孫前英後

後冠佩優優凡今有位其誰敢僭旣積旣厚其發莫
禦鐫詞墓道以昭來許

禮曹判書沈公神道碑

沈氏舊爲青松大家遠祖諱洪孚高麗衛尉丞諱德
符入我　朝左政丞封青城伯謚恭靖諱溫領議政
青川府院君謚安孝寔生　昭憲王后諱澮領議政
青松府院君謚恭肅三世袞袞承台鉉家聲烜赫諱
湲內資寺判官贈左贊成高祖諱順門議政府舍人
贈領議政曾祖諱達源己卯士禍以玉堂坐廢官止
承文院判校贈吏曹參判祖諱鎡繕工監僉正贈左
贊成考諱友正以文科壯元官止驪州牧使贈吏曹

判書尤以忠孝立名行李白沙恒福載事于碑妣貞
夫人廣陵安氏牧使諱汝敬之女戶曹判書諱潤德
之曾孫公其第三子生於隆慶己巳諱諿字子順號
南崖聰明祥順七歲詩語驚人二十八丙申甲第由
槐院入翰苑劄論邪正之辨由是久遐于野丁外艱
盡禮辛丑復入爲翰林歷數官出爲水原府判官時
鄭公弘翼爲諫官公謂曰時議方誣牛溪成先生公
平日挺然不苟今豈肯隨俗俯仰鄭公曰吾意已決
矣鄭公旣黜而公亦出爲瓮津縣令吏懷民安以事
罷叙爲禮曹正郎兼文學侍講　春宮爲正言論劾銓
官受　命廉察畿輔黜權貴子弟之貪墨者以故又

擯爲開城經歷改長興府使未上壽司啓移竹山俾保障南畿入爲宗簿正以掌令光海初論救諫臣之直言獲譴者遞職已而爲銀溪察訪秩滿除通判鏡城未赴任而罷復除海運判官移授諸寺正差御史試才于畿甸時庭試諸文士公以高第受晋錫又出監高靈縣時仁弘之黨充滿嶺外詆侮晦齋退溪兩賢意公不肯與同嗾臺官劾罷之叙爲湖南調度使幕職便宜從事民實賴之南民立石通衢以頌之又使覆審災傷接待倭人入則置冗官丁巳拜檢詳舍人兼弼善陞輔德在中書將議薦與時議逕庭遂被擯戊午兇徒脅百僚請廢　母后公屛跡江海間未嘗

入京邑辛酉都元帥韓公浚謙辟公自從先是有營
建所敦匠勞録陞通政階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即
除兵曹參知以臺啓降公嘗建賞階翌日　特旨旋
還原職盖卿相同薦公宜擢用故　上欲亟用公也
兼管宣惠裁省兩局盖將盡革弊政率由舊章事係
宫闈勳戚者一切裁抑猶爲當事者所制識者恨之
一日夜諸大將來會　闕下僞告以急警擧火南山
而請開　闕門盖欲試軍情離合也公堅不許門鑰
曰　闕門不可以夜開諸將多不悅而　上甚嘉其
得體也出關西接伴天將爲承旨嘗於夜　對頗觸
時諱勳貴尤側目甲子扈　駕公州還都賞加嘉善

資歷驪州牧使判決事丁卯從難于江都兼金吾事
以事罷對削職未幾拜開城留守戊辰爲毛將文龍
接伴使文龍恣欺　天朝誣陷我　邦又徵責無厭
舉國大窘公至誠開陳得其感悔其副將陳繼盛慕
公忠信亦盡心周旋　國家賴之　上嘉之特拜都
承旨改禮刑曹叅判已而陞判刑曹公懼爵位隆重
且爲便養乞郡得安邊奉慈輿以行尹八松煌以舍
人具妓樂設餞宴歌管滿路都人嗟歎諸公又以仲
氏都正公諱誢除淮陽淮陽密邇安邊大夫人並享
兩府榮養而公之胤東龜以玉堂官往來有煒李東
岳安訥以按使來與壽席執爵流涕曰槩我獨無因

作詩以傷之越三年解歸癸酉復以刑曹判書丁大夫人憂制除連長工刑曹丙子虜入寇　上將幸江都而賊已逼西郊公跪泣　駕前曰乞急向南漢城諸議皆然城纔受圍而虜請質求和大臣以宗室綾峰君僞稱王弟以公稱大臣將行公請於大臣曰虜若問綾峰實親　王弟與否則將何對大臣曰丁卯媾時亦以原昌君玖稱親弟今當曰玖與僞俱是親弟可也前後不可異辭矣公危之曰玖久在虜中虜已熟知玖非親弟矣今當曰前是宗室而今則親弟云爾大臣則固欲前後並稱親弟公力爭其不可且曰富鄭公使虜折見國書以行今所關甚重若從相

公言則恐不免僨事大臣曰某也必欲以玖爲非親
弟事必不成矣及至虜營虜將出接公謂舌人曰彼
是敵將之微者我是大臣何可抗禮舌人曰此是貴
者公始起與相揖虜將曰兩國結爲兄弟而貴國不
以牛酒相勞何也公曰今以干戈迫壓戎馬蹂躪其
敢曰兄弟之義乎寧不愧於心而敢發牛酒迎勞之
說乎虜將無以對而因問曰此是王子耶王弟耶曰
王子年弱且遭　國母喪豈有爲質之理且王弟恩
義之重視王子無間今欲成媾何論弟與子耶虜將
報于其帥則曰須　王世子出來乃可公曰世子國
之貳君我不敢以此言聞于　行朝只有干戈從事

而已力爭移時終不相下自公將行時與大臣爭辨之說先已傳訛及復　命因以爲陣前問答失誤致虜有世子之請丁丑冬臺諫追論請竄　上答曰若不原其本情則某死不瞑目矣久後只　命門黜翌年疏恩己卯追加扈從資正憲入耆老社庚辰由知中樞拜禮曹判書力辭得免先是江都之陷仲氏都正公與其夫人宋氏立慬而没及是公屏居江村不近醫藥曰七十之年苟延時日非違於命者吾與仲氏暮年相依今仲氏從容就義見先人於地下而我獨在世屢經　宗國喪亂治病何爲甲申春器遠謀逆伏誅其黨爰辭以爲器遠欲與李時英同事嗾臺

諫論遞時英閣任其時公胤子東龜方爲諫職時英
發論實有其人而其人懼禍乞哀强以同發引避遂
被謫而去公執手永訣曰亂賊近出古之王茂弘實
獲我心因勉以行患難之道自是疾遂革口不能言
只書思字於侍者之手盖念胤子也其九月二十八
日年七十六而終于正寢計聞命停朝市禮官致
祭十一月十一日葬于衿川屹里項先兆之下自嚚
遠獄後胤子應教公廢錮因循矣　孝廟壬辰諸公
力請收用蒙叙數日而　嚴旨忽下並追奪公官爵
廷臣莫知所以自是言者不已而未迴　天意應教
公日夜掟心泣血至於疽發而死死時自言我必視

而不瞑矣果不瞑聞者莫不悲傷矣今 上辛酉筵
臣上陳其誠孝 上問于諸大臣大臣皆曰信因言公
虜營時顛末 上卽命復公官爵以某月日其諸孫
告于祠廟而改題其主公篤於孝親常和顔愉色順
適其意自少至老如一日焉暨大夫人年齡益高則
與都正公同居奉養兼盡湛樂之意雖夜兄弟迭起
以省慈候未嘗解衣自便良辰迭喜置備物之享曾
玄滿堂聲妓迭奏載笑載言極致慈顔之悅豫及其
巨創兄弟白首同執制彌固凡遇祀享夙齊預戒如
見如在伯氏早殁育其二女而婚嫁以時修其墓祠
至於遺戒子孫俾不殄其享又新造門閭以揭仲氏

㫌額曰吾兄雙節天地之紀也敦宗叙疎戶屢常滿賢者樂其義否者懷其惠居常訓誨子弟曰孝者百行之源小學之書節目俱備讀而存之力行於身又能推以忠君則雖曰不學吾必謂之學矣故其子孫惇行孝悌異於他族立朝五十年信道直行不肯隨世俯仰升沉寵辱一聽於天其在昏朝謇然介特金公德諴立節遠謫公出餞遠郊臚行甚厚爾瞻父子西竄　王人要得送行詩公謝以不能其黨大恚思奇中而公不顧也　仁祖新化勵精求治每引而自近而國弊時艱不能展盡謨猷　上意盖將登庸而竟未果焉最愛漢陽江山每暇日嘯敖江亭襟懷淸

曠有若遺落世事而愛君一念終始不渝 仁祖末年長時違豫不能視朝公朝暮祈祝願聞無疾之音亦可謂忠孝俱全者歟至其身後謫罰甚重而名公賢宰前後寃訟至于 聖上更化之日竟蒙追雪光賁泉壤豈非忠孝素積誠信不欺之報歟夫人洪氏直提學宗祿之女有古女士風助成公孝敬淸愼之德其言行無不可爲婦母儀則後公六年而沒于崇禎己丑春秋七十七祔于公墓之左男即東龜官應教孫男敞倣轍儆長早亡仲嘗爲司諫叔季縣令縣監司諫男漢柱漢章漢瑞漢規縣令一女縣監男漢雄漢弼漢英餘幼余旣銘應教墓矣今司諫兄弟

復謁公銘銘曰

赫赫沈宗世隆宦位文行相承以致以遂惟公在德實惟不匱施而罔虧視古無愧餘可傍達本旣立矣事兄睦親隨有義意出身事主恪勤其事洎于昏朝丘園自賁癸亥　改玉世道純粹　聖主知公傾心任使公亦感噫一心無貳廷評雖急　天眷無褫峻之卿月宗伯是昇惟時仲氏卓然殉義家聲愈大莫與爲比身後謫譴無妄倏至　上穹尊嚴誰之敢揣有子而孝疽背血淚頰寃鬱塞死而猶視其後廷臣原白終始　天日昭明洗蠛濯膩子父之靈感泣泉裏是曰善慶斯可視履我篆其事以勉後嗣

刑曹叅判申公神道碑

公諱鑑字明遠高飛太師崇謙之後　贈叅判世卿之曾孫右叅賛瑛之孫　贈領議政承緒之子　贈叅判光緒之繼後子領議政文貞公欽之弟宋叅賛麒壽之外孫而所後母安氏其考展力副尉守溫也公八歲賦詩辭理俱到先達期以遠到試藝館學多居上游丁酉登文科隷槐院以分院注書扈　中殿避兵西路　內旨常以諺札下中宮一展讀輒收還公退翻以文字片辭無誤扈還旋除平安評事入爲司諫院正言侍講院司書兵禮二曹郎時文貞公在顯途忌者摻推之延及於公公乞外除咸從縣令既

歸民立石頌之復出爲鳳山郡守兢治 王子奴豪
橫者平壤大火落材於上流流泊平壤城外大得米
布以故前後 詔使之行需用益饒民不與焉 詔
使朱公之蕃心亦嘉公贈詩以美之既遞由諸司僉
正陞爲正入司憲府爲掌令丁外艱服闋文貞公權
禍罟歸田公仍亦屛閑復由冗班出爲原州牧使以
政最加通政秩滿因民願仍留時彝倫杜塞禍機橫
張公雖低徊下邑然每愁居僻處癸亥 反正公時
爲泰安郡守就加嘉善爲忠清監司入謝 上面諭
以本道事宜賜藥物公既至因損益革咸適其宜
上嘗曰有臣皆如申鑑者予何憂哉有吏民苦其長

吏閭境逃散時議皆咎長吏公請誅倡亂者曰不如此效尤者必多矣公大修公山城以擬緩急有言者上不聽後　上播遷卒賴其力文貞公書其事竪樹碑以親癠免入爲刑曹參判李适叛　上將幸江都公以體察副使先往江津整船以待事急　上直南幸公追及而後一日遂削官已而叙授南原府使因民情加瓜外一期先是　朝廷因虜難遣御史巡閲諸道軍兵御史還言南原爲最時　上自江都還欲任公以留務遂加階授之然公已病矣已而罷免未幾文貞公及安夫人相繼没僅喪除以辛未臘月乙巳年六十二而終焉　上嗟悼吊祭如儀公資禀弘

偉不以薄物細故介於懷早游預官儕流爭願識面
及移孝於叅判公志物咸備文貞公家業淸貧子女
昏嫁公必極力營辦其承候咨稟不以官遠而少怠
收育孼孤尤盡恩義鳳山時李公壽俊奉使主郡卒
公躬親終事極其情禮李公夫人截髮爲髢以謝公
夫人最長於剸劇每文書苑積信筆勾當要以不損
於公而有益於民旣去民思慕之鳳山人以公號笑
仙故名其所謂洞仙者曰笑仙洞沙溪金先生公於
兄也數親友之賢能必稱公惟其率任己意不肎仰
俯於人故雖早負公輔望　仁祖亦雅知公而終不
能大用也公嘗語江都曰凡物皆有力量滿盈必敗

令以小島公私財貨委積如山可謂寒心至丁丑其
言果驗夫人趙氏承旨仁後女六親稱有古婦人行
男翊亮克類公官止監司翊隆侍直自虜變後不復
至京邑閉門以終女贈議政洪命耈副提學李之
恒側出男翊興翊亨婿黃適尹耕舉監司娶掌令李
軫賓女李女孤貧無託公考欲勿守前約公曰亡友
不可負卒爲監司婦生翯雲旻後夫人朴氏生一女
爲羅星緯妻侍直娶左尹韓會一女生昺晟女適牧
使李慣洪議政生今議政重普翯生用華進華鳴華
旻生泰華日華濟華仲爲昺後晟子著華議政子得
箕尚淑安公主次得禹進士次得周副學生元龜重

龜徵龜嫡庶內外孫多不能盡錄丙子虜變洪議政
以平安監司與虜戰殉節侍直配韓氏舅妻洪氏黃
適妻江都之變皆引决公常曰萬事在天吾不苟爲
營生也故公屢典州鎭家無長物子孫皆流寓無家
舅也死至無以掩尸此可以觀公矣舅也嘗謂余曰
王父臨沒清陰先生臨訣大慟諸父欲託銘於先生
會先生北行故未果子之先大夫與我王父爲表親
而甚相歡敢以爲請余既諾矣死者不可負矣銘曰
公輔之望公與文貞實難兄弟輿論幷傾命之不融
公止亞卿坦夷心胸俊偉儀型人望而服況承政刑
施于郡邑惠洽孤惸剸彼藩劇如刄發硎仁其九族

戶履常盈在官洗手畏知之清其德愈厚長者虔程
胡世之人皎厲喜名而考其實多可顏騂我考家乘
且稽丕公評作此銘詞以表其塋

竹陰趙公神道碑

國朝 明宣之際人才輩出以黼黻 王猷若其文
章傑然焜燿輝煌以鳴國家之盛則又無如竹陰趙
公者也公諱希逸字怡叔生而頂骨有蓮花象七歲
作七字詩先達稱之曰讀李白三日已能傳神矣廿
歲丁憂時兵荒孔棘奉大夫人祭奠晨昏不廢其禮
暇日則讀書不輟 萬曆辛丑爲進士解元仍魁進
士 宣廟見公試卷大加稱賞一時膾炙以爲賦與

筆皆如蘇趙赤壁云 宣廟嘗造一素屛妙選筆家
時韓石峰濩金南窓玄成皆退縮不敢當公承 命
寫進甚滿 睿鑒上字公先考而曰趙某筆勢遒緊
今其子過之翌年闡大科入槐院以著作奉使龍灣
入承政院爲注書 帝遣翰林院修撰朱之蕃給事
中梁有年來頒慶 詔儐使柳西坰根歷選從事無
出公右而公官不中選遂剳請陞品以禮曹佐郎從
迎于境上旣還 上見公詩文曰元氣渾渾然也歷
數官爲侍講院文學司諫院正言中重試 宣廟薨
翌年己酉自湖堂又從西坰與金文正公尚憲迎
賜謚詔使熊公化公問 詔使玉笥峰去老爺家近

遠　詔使愀然謝曰玉筍是我家主峯今見語及故
山風物怳然在目也仍稱賞公詩而問公讀馬史幾
許蓋公於書無所不究而左馬詩書等書尤用力焉
循環熟讀坐臥不置婢僕幾於相杵而亦致　詔使
之問也連入司諫院爲正言由刑禮曹郎官復爲正
言時光海初立時人追論己丑治獄時諸公公立異
遞職復爲侍講院司書文學選入玉堂拜吏曹郎課
製連四次居魁陞正郎公抗厲不與姦黨唯諾賊臣
李偉卿又公內弟也嫉死因鄭浹陷公公與金仙源
尚容諸公對吏越三年丙辰　西宮有投書之變書
中悉數光海罪惡光海大怒其實賊筠所爲而偉卿

等棄疾於公公安置理山公婉辭慰解大夫人怡然就道曰死生命也旣至日以讀書哦詩自遣焉時有虜警朝廷悉移西北徙流于東南公徙河東縣及鎬事發伏法公遂得淸脫己未放還公南遷時歷拜大夫人于安山至是奉侍京江村舍其季冬丁憂旣葬廬于墓下服闋寓居湖西之德山癸亥三月 仁廟卽位誅除羣兇卽拜公爲弘文館修撰歷校理暨副應敎嘗於經席 上曰予欲打破朋黨對曰不可上彿然又對曰此事歐陽脩論之詳矣以爲必有君子之朋小人之黨惟在人主辨之而已時判東銓者非其人公論遞之李相元翼與其人甚相親然以公

言爲是於是極擇時望以申象村欽代之公又言其
殉私盖公時出入三司無所回避物論多之由議政
府舍人爲典翰極選也旋陞爲承旨時諫臣有欲論
公者金文正公守夢鄭公曄相繼申白以爲某文章
儁才士類中人象村亦上劄理公時議兩美之然公
不安於朝矣甲子自公州扈　駕還陞嘉善出爲光
州牧使　召入爲禮曹參判丙寅書　啓運宮誌石
夏受　命延慰　詔使姜曰廣于安州用寫　誌勞
特陞嘉義移兵曹時張公晚爲判書公力陳軍卒徵
布之弊因言變通之策又以白　上而事竟不行丁
卯虜賊犯境扈　駕于江都又出守潭陽邑有穀不

當徵者公卽因方伯聞于朝汞蠲其五千斛又釋其
典吏在囚者闔境歡頌焉遞復入禮曹接伴毛將于
椵島毛將以隱語微示意要以誣陷　本朝公折之
曰蓋蘇文弑君之賊何必云云弊邦實父師設敎之
地而禮義猶有未備本朝　康獻大王掃淸麗季昏
亂之風義理始明壬辰之變倭酋有假道西犯之計
我　昭敬大王據義斥絕雖以此　宗社幾亡而禮
義益著光海昏亂不能奉承　宗廟　寡君承　毋
后命入承大統彝倫復正公何以出此言耶毛將無
以應庚午以刑曹叅判兼楓院備局提調俄而復由
禮曹出爲慶尚監司自　宣廟朝沿海公私賤並定

船格明有 受教而廢弛已久公亟行整頓雖國舅家奴僕一切不饒有怙勢圖免者公不聽以此卒致口語翌年移疾遞歸甲戌復入禮曹程副摠龍來往南漢城承 命往設慰宴副摠曰中朝時飽聞文章盛名仍求詩甚勤走筆以贈之丙子爲江陵府使冬聞虜入 大駕幸南漢卽出居薄陋處招集卑民灑泣募人奔問 行朝難已以監司狀 啓就理盖由舊憾云 上察公寃卽釋之時朝家將樹碑城下以應副虜言亟選撰述人公以病辭免戊寅七月有疾八月二十日沒壽六十四隱卒之禮備焉始葬高陽之先塋後改窆于坡州惠陰里乙向之原公長身偉

翰神彩發越仍且佩服庭訓其高才峻望絶出等夷雖權奸執命而不敢不處以選地不幸大獄株連懿親搆孽幾死竄荒逮于　天日重明羣賢滿朝公猶在論思盡言不諱世多仇怨蹇屯顚沛以没其世可勝歎哉然觀其所與則如鄭守夢金淸陰辨理深切申象村眞如潞公之於子方則公之正直可比古人而無愧矣況其褒揚本朝以折毛將則雖謂之功存宗社可也其辭免某文字又見其所守之確可以有辭矣金北渚瑬嘗稱公文曰入海窺龍倚市閱貨淸陰則曰鴻匠鉅筆頃刻累千萬言及受文衡於人有東隣亦有屠龍手之句盖指公也一時推許如此而

竟阻牛耳之執至今爲文苑之所嗟公之世曰　中
朝進士天赫麗朝來仕爲嘉林伯自是世有大官
本朝奉禮璒司藝元卿承文判校翊　贈承旨應寡
公之高曾及祖也判校公有文望忤沈貞南袞官不
達所生祖應恭兵曹佐郎考諱堎進士壯元登第歷
銓郎玉堂卒官承旨後　贈判書號雲江一時詩名
興崔白相埒云妣李氏判府事俊民女性嚴有法度
公與兄希正兵部郎希哲弟寺正希進晨昏定省一
遵小學至如婦女亦不敢少違禮則後其二兄俱死
於孝蓋公內行之正其來有自云公前夫人鄭氏
贈判書欽之女海林府院君承休之孫淑愼溫恭宗

免而不得僶勉製述則廟堂以文字草草初不示虜而棄之矣豈因此本家狀文有所云云而於此亦有稱道之語耶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一

碑

兵曹參知 贈吏曹判書李公神道碑

余旣爲李忠肅公尚吉撰其大碑之文矣今又以吾友野叟之託又銘參知公墓公忠肅之弟也一門之內何其多賢也噫世道衰矣若而數公者何處得來

公諱尚伋字思彦羅季有忽言佐麗祖有功拜星州將軍其後世遂爲星州人我 朝約東有文武全才謚平靖以淸白名載史官曰佐郎紹元參奉有蕃郡守碩明敎官 贈贊成亨善是公高曾祖考贊成公娶都事丁煥女擧四男公其季也早孤力學年三十

五以進士登丙午文科入槐院爲正字著作博士以刑曹佐郎充書狀官賀天申于 帝京未還道拜平安都事盖賊臣爾瞻等惡其異己爲掇清塗也未幾病免由刑曹正郎出爲豐基郡守時隣郡有賊黨被械逃死 朝廷以爵賞諸捕賊者仍責金視其爵有差公恥之上功減其實故得免焉後凶人鄭造爲按使公恥爲屬官卽解歸忠州之别墅耕釣以爲樂諸生挾書請業者甚衆贊畫使李公時發 啓請自從有醜而貴者來請毋行曰欲將以清選見處公微哂曰非所敢也時盖奸黨稔惡至廢 母后彝倫斁剝公與忠肅公皆不樂仕進以守素志焉 仁祖反正

自諸司官出爲安東大都護府使請公 啓留以爲宜置諫官外補非所當遂拜掌令執義謇然有直臣風采然不悅者稍多矣李适反 上將南幸議者請安東或將爲趙氏晉陽求今之尹鐸無如李某於是公以尚衣正出盡除昏朝時逋滯其中豪右有僥倖者公曰如此則 上惠偏於奸猾遂一切徵督以蠲田租之半又與上司爭其是非上司不能堪遂 啓聞公就廷尉問論遞叙爲寺正遷司諫論 世子嘉禮當求諸華摯正門不宜使逆家至親參錯於采擇之列時 上意深有所屬遂觸忤甚重亟 命削官頓大臣力爭只遞免久後因虜變有分鬮者 啓爲從

事又從賑恤使募粟湖南還朝亦低佪冗散而已出補端川郡郡出銀貨公曰此利竇也官人少有不謹則身名可惜遂洗手奉公歲貢外錙銖之剩悉用以代民隷軍丁之逃故者前時皆責於隣族公又縮節私冗以所餘充免其侵擾又北荒不尚文學公爲延其稍秀者爲之師以敎其人月朔必親謁夫子廟仍與諸生講論未幾有以文藝偕計者矣其時按使郎公司諫時所指之人固嘗嗛公而亦心服之狀聞其最公去後李公景曾以御史至民闌道追顯公德繼爲延安府使治績一如端川時又以爲延於頃歲能以孤城捍禦倭寇況今外憂方殷不可無陰雨之備

大修戰具器械整緻方伯上其事 上嘉賜表裏公
有素所鄙者爲亞使公微諷以媿其心其人懟怒謝
歸公亦自免去拜輔德 世子知公諳練時務每講
訖特問公以軍國重事其所陳達未嘗不虛心傾聽
乙亥 仁烈王后薨公以 國葬都廳論勩陞通政
兵曹參知時 國家已有被兵之釁公 以治軍繕
兵修城池選將帥爲言識者韙之而[illegible]不能用及
大駕避寇于南漢公執靮從難觸冒風雪者四十餘
日疾病大作一息僅存而惟傷痛國事日夜涕泣而
已 大駕幸三田公痛哭曰和議之害一至此哉忠
肅公陪 廟社入江都公聞其陷敗不勝哀之情

遂力疾西行遇零賊被侵犯遂以丁丑二月三日卒于道上春秋六十六葬忠州黃金谷負亥之原公自幼敦確不苟年未成童伯氏與忠肅公聯袂取第而歸觀者塞閭公獨閉戶讀書贊成公異而問之曰異日吾自爲之何徒觀彼爲聞者知其終有成也事忠肅公如事父平生不事生業故無宅於京旣老愈不忍相離遂謀小築於忠肅公側近朝暮相對縉紳傳爲美談自入太學不與人妄交所友皆一時名勝及其立朝也適當羣凶當路勢熖熏灼而公遇事直前不以禍福有所撓屈其在豐基隣境有爾瞻之黨欲媾歡於爾瞻坐而綏頰公以微辭諷斥深切聞者吐

舌有言鄭造有側出女甚好公盡求之以備掃灑公
正色曰吾何以造女爲乎士夫忍濡迹其門乎及際
聖明尤棘棘不阿無分寸私往往有陽若推重而陰
實擠排者其終始蹭蹬不獨以逆鱗之嬰也故前後
歷三十七官而只三爲諫官一入 胄筵雖有抱負
惡能以展布哉惟屢臨州縣盡其心力常以懷小民
抑武斷爲務絶無違道干譽之意猾吏悍民所至側
目而其氷檗之操無可指言故終不敢瑕玷乃反有
追思勸頌者最於義理之辨言議峻截丙子虜旣僭
號洪公翼漢極以大義攻斥和事擧世譁然非之而
公主其議甚力逮至圍城危迫則平日嘗爲正論者

無不諱其前言而公所執彌厲不少沮挫蓋其言曰
與其苟生無寧義死豈神明感公忠憤終誘賊人之
衷而俾遂其願耶忠肅公與仙源金相國諸公效節
於江都雖其死少異而其不朽於陸沈之世則同矣
盖公仲季棣蕚聯芳而忠肅公慈祥和易與物無忤
公固嘗師法而至於樸質堅確不顧利害則忠肅公
自以爲不及也難已 上追錄扈從功 贈公大司
憲後以子原從勳加 贈吏曹判書夫人亦 贈貞
夫人夫人密陽朴氏僉樞胄之女常持畏愼以承公
意公守官內外終不以一毫貽累六親皆稱之男長
埭夫人之没以哀喪心未幾而夭次壙郎野叟登文

第嘗爲臺諫以言事不阿亦齟齬於世女適叅奉尹
溟擧庶子垂僉知坤武科培其季也墺二男志雄志
傑皆司馬其長入仕壙三男志述志道志逵三女適
李曉成李昌齡俞正基余以孤童常事公以先友公
嘗教余曰乃叔評事公嘗語余云吾輩須相戒切勿
爲防納事吾不敢忘吾友言故未嘗有此等事防納
盖形勢家牟利之名也噫此豈伊川所謂韓持國服
義最不可及子路所謂舊要不忘平生之言者耶亦
可以見公之一端也銘曰
於戲惟公渾朴厚堅如玉在璞誰見果然方不至劌
淟如幽默人曰夫公無有黑白公自秉義展也邦直

在昏如矢别在有道不爲骫骳愛我者少彼趍而進
我退而緩揖讓名途愧彼巧宦薇垣栢府我席靡暖
方州巖邑暨乎藩翰湛盧快剸騏驥平步奸豪喘汗
稚耋舞蹈暮年朱墨人爲公苦公曰噫歟此猶自效
秩祿稍陞時專罔極卒成道殣命之不淑雖云不淑
其身則潔今此矜人生也匪樂驅令供頓喫罵訶喝
校之以公誰失誰得與化爲徒閟兹冥隧奚戚奚慽
公應自慰别惟家兒克繩風釆亦有孫曾文行不怠
是謂受祉天定不忒我篆終始百世無渺

同知敦寧府事姜公神道碑

故同知姜公旣葬廣陵之十三年其宅相權持平格

以狀來告曰惟姜氏起自羅朝著籍晉陽自始祖府院君啓庸世有顯人間十三世而至同知公以穎秀之資孝友之行壯歲當昏亂之朝自守其介窒而不亨晩遭昌辰年紀衰遲亦復盤桓冗散沒而不甚顯惟記蹟墓道俾不泯泯是內外子孫之願也余謹述其行事本末及世系大略而系之銘曰公諱善餘字積而以　萬曆甲戌十二月二十三日生丙午中司馬庚戌闈大科選入槐院由平安評事歷工禮兵三曹佐郎自乙卯至壬戌不離兵曹仍陞本曹正郎癸亥　仁祖反正延平李相公貴欲擢置淸選公力求外官除榮川郡守未幾罷還翌年叙爲刑曹正郎自

軍器寺副正轉至司導正丙寅又出爲沔川郡守一
歲罷歸靑陽田舍丁卯 熹宗皇帝崩戊辰春以軍
資監正差進香使書狀官朝 京而還拜左右通禮
癸酉階通政拜僉樞改刑曹參議時在究人介恃欲
以私撓法公執法愈堅以故竟遭彈以去丙子扈
駕于南漢城難已以勞加一階拜嘉善大夫同知中
樞府事 贈其皇考敦寧府僉正秀崑爲吏曹參判
祖彰信校尉應遷吏曹參議曾祖生員磧執義三夫
人洪氏李氏李氏皆從 贈視其秩俄移敦寧府兼
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崇禎丁亥公年七十四四月
初九日卒于正寢其六月十八日葬焉其里則蠏川

而其原則未向也訃聞遣禮官吊祭如例公早喪母
夫人事僉正公發悅其意及喪葬祭以禮與弟妹終
日湛樂故親在尤以是安樂焉尤篤於親族撫視貧
孤無間親疎又自信淸約雖位至宰樞而自奉如布
衣時其所守之確則利不能誘而威不能奪廢朝時
當路有連袂者啗以好爵要與己同公嚴辭以拒僉
正公聞而喜甚亦可以知僉正公矣其有是子也宜
哉李夫人戊午黨人許穆之曾孫正郎鏜之女許
事公素高行潔終以名節公之世類蓋不獨由於僉
正公也嘗官莅事一任公直性又峻潔於人少許可
以是見稱於同志而亦以是見忤於世人其位不滿

德無慼也公凡再娶前夫人宋氏礪山大姓監察礎之女溫恭貞淑甚有婦德葬在公墓之左生一男一女男元祿廕仕教官女適府使權聖源持平格其子也後夫人完山李氏佐郎惇之女二男元禛元祉皆先卒教官男聖擧韓相翊李泰來其二婿也元禛男聖望聖聘聖載安縮金翊文其二婿而出爲元祉後者聖聘也內外曾孫摠若干人余謂士處濁世能自澡濯者固其常也至於明良相遇衆方有爲之際不與人馳逐不得而不悔者尤人之所難也惟公豈其人歟銘曰

姜爲晋望窿若岱嵩爛有勳伐世其爵封其後少蹇

歸成于公公生而異扳乎棧叢方奮其翅乃柅其輪
游移偪側任其沉淪洎于　聖朝我征宜彙豈曰不
時人莫我知人馳我後我仍含章平遷劣容虎賁龍
驤公曰仕宦何必要清班躋祿多貤及先靈於我已
優器滿則傾人曰志士世亂能守公遭興運猶履其
素昔困而亨今謙而光一節終始壽與公當廣陵之
原淸漢瀰瀰刻銘其碑以告無止

清寧君韓公神道碑

公諱德及字得之姓韓氏淸州大姓也公嘗爲沃川
守余時食沃川土以沃之一二事爲公憂金文敬先
生曰君休苦是愈難而愈辨矣公先生妹婿也旣六

年以治最有加凡七年勤職者事如一日公前爲石
城饒山定山堤川通川永川後爲海淸二州牧其治
一如沃川時在淸州專務奉公不饒豪右豪右害之
廉問使者至置對　孝宗大王初卽位尤盡心洗寃
公卽蒙究釋公前時以功臣冢嫡陪祭盟壇仍陞通
政秩　崇禎丙申用優老恩加嘉善階襲其考右議
政淸平府院君諱應寅爵封淸寧君家居食其祿
朝廷以其老亦不責朝請令　上初拜同知敦寧府
事翌年庚子六月廿七日公考終于里第　朝廷遣
官致祭其九月九日子壽遠等葬之于南陽府杻峴
坤向之原越一年夫人金氏没而同窆焉公以大臣

子弱冠通仕籍又能績文以寢郎取司馬試旣而以
職事防藝業例遷奉事不就則　朝廷再授金吾郎
遂陞主簿自是連除外職間爲開城府都事翊衛司
翊衛司僕寺內乘刑曹正郎漢城府庶尹軍器寺僉
正自以大家繼序所在思報　國恩以故皆有能官
名公與人樂易無間少長篤於弟妹恤其孤嫠昏業
無不至常曰亡弟兒命遠數日不見則余無病而呻
也見之必饋食于前曰不如是我心歉然也廢朝時
議政公罹文網公僑處郊畿務農以奉養自　仁廟
改玉諸公以才諝見處職事未嘗不在其身自清州
以後則任眞無求平居簾閣而已國俗以再遇同宰

日子弟設大宴稱慶謂之回巹公既受其賀未幾又
以同知自請謝　恩拜起不扶觀者歆歎公歷任五
朝官至二品及見三子一孫以祿致養求之人世可
謂不數者也鼻祖蘭麗祖時大尉　本朝議政確
昭惠王后父世仍赫顯間稍不振至淸平公追　贈
其曾祖世佐判書祖侑贊成考敬男議政公妣李氏
莊憲大王之後父司果聃齡金夫人沙溪老先生季
女也醇質厚善性於克類平生目未嘗窺閫手未嘗
捨績御內六十年上下安之公出入老先生門許久
矣先生雖不切切以禮律相處然其誠心相任則非
今世常婿之比也先生既易簀公自通川任所千里

來哭悲慟深切余竊嘆先輩風誼篤厚而又知先生之德之入人深也當時公仰而嘆曰先生享年八十四子孫蕃且貴可謂盛德之報矣今公壽年恰同先生而其子姪亦不可謂寡且微矣人之視公又將如何也公三子壽遠府使智遠宣傳官志遠叅奉女婿李汝洪金敏成李時挺側出男聲遠業武哨官孫縣監聖輔聖翼聖弼聖佑聖佐聖亮及女三人府使出也聖瑞聖龜聖著宣傳出也叅奉二子二女皆幼內外曾玄多不能盡錄余灑掃金氏門事二先生因獲習於公又於沃川屡公習池好益信文敬公語故今於叙公之文不敢忘而首稱之云銘曰

遠矣韓氏肇自麗初赫赫卿相匪且有且逮于襄節
我　聖莘摯清平戡亂功在史氏條支被澤公剏其
子公食其德始爲小吏遂躋秩位乃由己致其壽而
康卽天之申況多子孫左簪右紳惟丱洎弁孝悌循
循惟此福祿誰之與獲一心無忮百順斯僕我觀其
世展也無匹喬木餘蔭　聖朝賁耆大賢東床多子
賢父是公戩穀古人所歆我作銘章昭眎來今

漢原府院君趙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朝坤位久虛羣臣皆曰宜擇莘摯正門以
主內治於是　上聘故知敦寧府事昭敏公臣存性
之孫仁川府使臣昌遠之女楊州趙氏爲　繼妃文

既定祥陞府使官爲都正冊禮成又進階輔國崇祿
大夫封漢原府院君領敦寧府事公以國舅居寵若
驚又時事多故常若淵氷處下年六十四卒于第公
宰相子自幼祥順謹厚人不見有綺紈習十歲奉親
處寇亂中能左右周旋不失其宜用進士三十餘筮
仕三爲別坐一爲金吾郎時政亂彞斁公故盤桓前
却昭敏公亦罣文網公奉侍郊垌益無當世念 仁
廟改玉愼簡庶僚公爲刑曹佐郎時當刑亂之際訊
讞繁夥公平恕議緩以助 新化出監稷山縣赤心撫
摩流逋悉歸居數年治成頌興焉既而昭敏公没公
前在稷山 上優賜品服仍命陞叙制既除即超授

軍資監正朝議以礪山湖界嵒邑畀公治之公明法
審令豪猾屏迹秩滿當去邑人借留丙子姦民乘亂
坌集剖鎖掠帑公捕置之法一境順賴然公自是不
樂爲官旣解歸則低徊田舍養雞種黍爲終焉計
朝廷記前能除仁川府使則歲戊寅也是冬　大昏
成公以本封陪掌摠管提調等別職丙戌獻歲寢疾
其二月三十日竟不起其終事官庀如例公任眞保
冲恥爲粉飾近名之行事親孝謹友弟妹睦宗姻各
盡其誠當官處事本之仁恕而濟之以威故發姦而
人不謂察鋤强而人不謂虐所在皆立石頌德焉嘗
以近民使無扁其治事之室所以見志也旣位號隆

崇則曰吾以布衣貴富驟至不戒則懼溢故服御第
舍不加於舊嚴束家衆不使知爲公家奴僕奴僕幾
乎秀才呼矣常淨掃一室澹然自適一不以事物經
心公家法如是故我　大王大妃母儀一國幾三十
餘年祗飭敬順如一日其在長樂和樂融洩　聖子
神孫孝德益彰古之聖王必求諸賢德之家以承
宗廟有以哉彼不覩其族而昧德色之戒者何如也
公字大亨上祖岑麗朝贈判院事世居漢陽之鄉校
洞我　太祖大王定鼎漢陽判院孫誼棄家徙居終
不仕子未生有重名官領事謚文剛其長子贇有五
世孫擘爲次子瑾玄孫諱連孫後是昭敏公考也昭

敏娶都事李藎忠女內外甲乙他族莫敢望焉公夫
人崔氏大司諫鐵堅女封完山府夫人夫人在家誦
壼範旣歸敬事舅姑歷 三朝通籍宮門未嘗有出入
言人數近世婦人之賢者夫人必在其中焉公始葬
楊州癸卯十月二十五日夫人坳遷祔金川地歲戊
申又遷龍仁銅鉞洞丑坐之原今 上殿下用太常
議賜諡曰惠穆夫人享年八十一男胤錫文科承旨
長女歸參判申翊全次歸縣監韓昺相我 大王大
妃其季也承旨一男泰相五女爲參奉具文洙沈機
李彥著妻餘未行參判五男晸文科暹別檢杲畢進
士昇三女長爲校理李㙉妻次選爲 王子崇善君

夫人李爲尹之贇妻縣監三男宗建進士宗運宗迪二女爲生員金兕臣妻餘幼余弱冠拜公於豐序公豐顔美髭氣貌厚完望之知其偉人長德也今以公弟判書公啓遠與承旨嘗託以銘文余旣序次而論之曰公質行無愧於慶建治第可倫於覇遂至其居處貴謙約恭儉終保令名則於古亦罕其儔焉此非吾私言也後之來讀者庶知其不誣矣哉銘曰

趙於麗朝始籍楊州來遠流長累公累侯亦有禁臠尚主而貴及至昭敏益塗以塈公生而異端序寬厚人貴藻飾公則用拙人尚皎厲公則含垢大家緒業是以能有 聖明勵精屢試郡簿召乎杜乎人歌來

暮專而不咸豈公是病其德既厚受報宜令篤生
聖女邦家之慶　冕迎塗宮不顯其光　聖主吾甥
命服煌煌人謂公榮公懼難將虩虩兢兢深池瞎馬
神之聽之錫以純嘏純嘏維何德音不瑕罔時怨恫
譽處之多殁而歛歸是離寧嗟有弟有子亦毗　王
家既久彌昌其理則那惟謙惟約惟愼靡他藹藹豈
岡有石峨峨銘此須辭百世不磨

參議　贈參判李公神道碑

公諱有謙字受益始公從風玉趙公守倫學得聞牛
溪先生緒餘又專沙溪先生知俗學外有用心處所
與游皆一時名流光海朝風玉公罹禍死親舊莫敢

視公親執絞衿襲斂如禮又與同志抗疏極論毋不
可讐仍自錮于荒野有宗室德信正鸞壽善譚易公
從而講究盡知圖書卦畫之說　仁祖反正舉遺逸
學行之士公起諸生除新寧縣監除虐布恩吏民大
悅適　國家有師命餉使喜公俱辦歎曰書生乃能
如此閔公聖徽爲監司李公敬輿主黜陟先後顯其
績隨有　褒賜丁內喪旣除拜衛率由工曹佐郎爲
咸與判官不鄙夷其民勸學明敎未幾民聞其坐事
將罷相率詣使者請輸粟以贖之事聞　上特命勿
罷後使者至素不悅與頑民挾誣之公對吏卽辨晳
蒙宥盖　上雅知公也丙子江都陷先是公結士友

爲義旅入見分司責其玩嬉狀及遇賊闔門殉節公
坐待及賊從後射不中盖公七歲値壬辰倭變賊將
加刃終不能害公豈終始有相之者歟旣公以 王
室蕩殘不忍去自丁丑以至乙酉歷刑曹郎淳昌郡
四入太僕寺爲判官內乘再爲僉正及爲大丘府使
府號劇邑公處之有方暇日率邑子講家禮心經行
鄕飮酒儀設耆老宴直指使上治行爲第一特陞通
政階遂入爲判决事其聽訟不饒權貴又出爲鏡城
縣監金堤郡守星州牧使皆南方大都會也判書蔡
公裕後奉使還爲言金堤治績之善秩滿 上故命
展限從民望用言者旋寢之而星州則辭不赴自工

曹參議移戶曹數年遞復入務塞漫漏綽有贏羨既而引年投閑時作耆英會悠然有洛社之勝高祖承健參判曾祖謹司議祖之信觀察使考劼 贈承旨承旨之十二世祖公靖爲高麗侍中牛峰之李始顯於此公幼孤值師饉毋夫人李氏韓山大姓李公潞女携公旅泊既還京無從請業遂受史書于吏人常夙興夜寐非甚疾身未嘗欹側盖雖眞醇不事表襮而繩度甚嚴孝悌之行推及宗黨樂善好義援出頹俗當廢朝時特立獨行風彩凝然以故雖在布衣而士友傾嚮焉及際 明時盡誠竭力以供職事晩年主知益隆遂有剛明廉簡之奬斯可謂約而盡矣嗚

呼可以觀君臣矣夫人尹氏考弘裕祖叅判仁涵六
親稱有婦德公癸卯十二月二十日年七十八而終
夫人同年生先八年歿而合葬墓在龍仁縣東冷泉
洞男翮縣監翎翽翽用薦爲持平翻翊俱文科翻監
司翊叅議壻察訪李惇也江都之變夫人自投火受
賊鋒翮翎同赴之翎與其妻吳氏及翮妻金氏皆死
翮殊僅甦　朝廷並表之曰節孝門側出翬習翯一
女歸尹撥縣監三女適韓聖龜崔嵩齊林世良二女
幼持平三女適宋㛹文申徵華吳遂大三女幼側出
男晩初監司男晩昌晩成晩堅女適進士洪受濾叅
議側出男晩達李察訪生厚著世著監司以其貴

贈公亞卿余嘗事沙溪先生先生亟稱公以詔之後獲拜承公顏公猥以同門見待仍遊公父子間前後殆四十年慕義愈深覿德愈稔今諸子託以墓道之文義不可辭銘曰

夙玉之學出自坡山公從請問實先其難後登溪門潭翁統脉如呂藍田東見于洛盖公初終寔有淵源既仕于朝志無飽溫剛明廉簡　上有褒言一節三朝終不緇磷由身及家家道莘莘節孝之門棹楔是宜不有君子斯焉取斯其餘存者文行祗飭惟公之儀庶徵不忒我作銘詞永世無泐

刑曹判書趙公神道碑

恭惟我 仁孝二聖之朝名臣碩輔指不勝屈而其
善始令終士大夫久而誦道不衰者故判書趙公諱
啓遠字子長其人也公楊州人始祖岑高麗判院事
其曾孫末生兵曹判書兼大提學謚文剛公事我
世宗爲名臣有二子長司直瓚生府使選次監司瑾
生倉守永輝倉守曾孫連孫無後以府使公之玄孫
擘爲後是生知事昭敏公諱存性昭敏娶龍仁李氏
有異夢而生公于 萬曆壬辰李氏考正郎藎忠公
姿表絶異昭敏公喜曰此必大吾門旣長受室于申
象村象村諱欽公蓋六歲時象村過諸道異之亟與
昭敏公約親云 宣廟嘗簡儀賓于闕庭目公曰此

國器也爲主擇婿何必此兒公旣就象村甥舘學業日進嘗游白沙李公恒福門門下諸生皆一時才俊公獨秀出白沙數卿相才必稱公光海朝屢起大獄昭敏公無妄就理公弱冠周旋計度以緩之有言罪人家子孫不冐赴舉公恐禍及親黽勉取應丙辰中進士試翌年丁母夫人喪 仁廟反正除義禁府都事李适反亂 駕南下公謂諸公事當如此俄而果然戊辰取第爲刑曹佐郎昭敏公卒賢大夫如吳楸灘允謙李芝峰睟光金仙源尚容咸來哭弔曰未見哀戚如趙某者服闋歷三官爲司諫院正言進塗已闢而以按獄不阿忤勳貴下吏 上亦疑久未解

教曰趙某勿擬玉堂官梨川李公弘胄與諸大臣先
後言公不可棄皆不納歷六年丙子始復郎署冬虜
警猝至 上命急赴元帥幕公間行疾馳慷慨論事
金自點不悅使督運峽邑時吏民皆竄山谷公諭以
義皆出來用命軍興用不乏自點軍潰脫身至春川
公往會之時沈器遠以兵深入自保公謂自點借沈
兵直趍 行在二帥相見行酒公詰帳下責曰君父
安在何忍爲此器遠怒叱之公拔劍厲聲責益切器
遠色沮遂借自點兵 上還都公詣 闕請罪 朝
廷以爲責在元帥不問由成均司藝陞寺正受 命
管餉于西路時道臣病不任事悉以委公公懷集瘡

虞調柔羯羠居一月西事就完監司缺朝議欲仍以授公　上以資級太驟不許除樂安郡守會有南虞移拜尚州牧使其父老以官供太簡請户供一雞公不許翌年遞歸歷司憲府掌令入玉堂爲修撰時世子在質未還而虜又責取元孫公以國本爲憂上密疏乞以計無行聞者服其忠清陰文正公爲羣小所誣公陳劄訟之言甚至至比言者於昏朝賊臣上不以公言爲是遂求外爲南原府使未幾病罷時冢宰耐彈行公公以司諫論之　上特遞公除侍講院輔德赴瀋陽質館諸事殫心整理虜亦依條守約無有觖爭虜以　世子西犯事甚遽無以裝辦公以

計得緩期三日公使從行人人具二囊人恠之公曰
第爲之旣至交兵矢石如雨亟以布囊盛沙革囊運
水且積且灌卽凍洛爲城一行俱全焉　世子一日
於馬上怒衛士手鞭之公下馬諫曰奈何自損威儀
仍請其鞭投地而泣　世子感悟仍捨鞭而行曰此
輔德所投勿收也公每以殷憂啓聖動心忍性陳戒
雖戎馬間亦請開卷講論　世子卒乃敬信焉公限
滿東還　世子曰輔德歸矣予亦有歸日乎公泣下
沾襟出而語用事舌人略如黃歇在秦語秦人者未
幾虜果許　世子還歸而公終不泄故世無知者以
舍人陞通政爲水原府使府綰轂三南舊有三千兵

馬公首以軍法斬一校以肅戎政簽丁補闕未幾皆
復其舊府有異味有名國中中人爲　上供私請公
曰私獻非人臣禮　上聞而笑曰何獨無戚聯之情
盖公仲氏爲國舅故也後三年移拜忠淸監司遞爲
禮曹叅議元孫受封公以承旨宣冊陞嘉善拜江華
留守請以本府牧場居民戶凡所設張皆中機宜秩
滿爲漢城府右尹而金吾籌司皆其別職　仁祖薨
旣三年以都承旨執事于　祔廟禮進嘉義階自是
內外要職　朝廷必以公處之內則兵戶刑掌隷院
諸司提調外則全州府尹全羅慶尙京畿咸鏡監司
間爲潭陽驪州則公所自求嘗奉使燕山其爲北關

也 孝廟憫其老慰諭曰北務甚重不得不遣又顧
謂諸大臣曰此卿申請予當親決焉公益自感奮功
叙方起而 孝廟上賓矣 顯廟即位處以舊踐又
用 祔禮勞陞資憲終至正憲壬寅拜刑曹判書於
是公曰吾年至矣遂請暇南歸陳疏謝事居閑于保
寧村舍 朝廷以公筋力不衰除拜頻仍而公終不
起每 上有溫宮行上謁起居而亦必以民間疾苦
上達 上益眷其忠賜以米豆公放迹江湖優游自
在世人無不高之忽有臺章盖元龍百尺說也有筵
白公者曰寧有碎千金之璧而失聲於破釜者公兩
皆悠然也庚戌正月二十七日考終焉 上輟朝致

祭弔賻如儀自昭敏公受業牛溪之門已有法門懿範公又有國士風自幼時克蒙 聖主鑑賞諸名公無不推許公亦立朝盡職誓報 國恩不幸忤於勳貴廢處多年晚以戚畹之嫌晦於進用不得展盡才猷識者恨之公內行甚篤昭敏公既老服勤尤至事仲氏惠穆公昌遠愛而且敬昭敏侍婢死歛以女氏婚資又力疾涖葬吏事常以節用便民爲本又不爲苟且目前計常戒諸子曰吾世受 國恩父子兄弟並登華顯唯能致其身庶可報效雖處畎畝憂國一念炳然如丹公可謂傑然忠孝人矣餘可略也其勇退一節又豈餘人所及哉有關於世道大矣申夫人

婦道甚備昭敏公嘗以女士稱焉公亦曰吾歷職內
外而無玷汚者惟內助是賴年六十四而没于 崇
禎乙未歲辛亥諸子並改前後葬合窆于全義中巢
洞負乾之原五男晉錫掌令龜錫監司禧錫郡守師
錫今爲判書嘉錫叅議叅議嘗直言斥姦士類推重
焉三女長末壻縣監李滋判官韓斗相也側出男厚
錫裕錫厚錫武科判官女爲李晩逵妻內外孫曾百
餘人始用長男推恩 贈贊成後以五子登科遣官
致祭加 贈領議政余猥蒙公知奬嘗夜話吏僕歷
盡平生其一事曰亡子晉錫嘗以臺諫欲進危言而
嘗試余余曰叱嗟汝不知我吾旣不能直道事君又

使汝顧利害乎渠遂言而斥遺文曰季子嘉錫年芳有過欲杖之而爲其王臣也欲如萬石不食而老者忍飢爲難適自　上用畢律決過天道可謂神明矣仍拍手大笑此見公之氣像也今判書公來託公銘追憶前言怳如隔晨豈公將叔弼余予亦異矣銘曰
於惟趙公飛不盡翰蟠伸不常在用捨閒年既衰邁孝廟知公北門鎖鑰姑試外庸機宜宥密誰識　淵衷膚功未奏奄忽號弓七十致仕有古聖經公曰嘻嘻余豈夜行蹲池老鳳噤毫飢烏人不爲羞叔季嗚呼乃謝而歸江湖余樂我湖油油我稼翼翼優哉游哉俯仰無怍身閟斯丘名留于後欲知斑雛但覩一

羽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一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二

碑

黃海監司蘇公神道碑

晉州蘇氏爲東方右族而自陽谷益有名陽谷之兄曰僉使世恭公其曾孫也公生於 萬曆壬辰丁巳取司馬試 崇禎乙亥闈大科卒官義州府尹黃海監司參寧國勳 贈其考察訪諱萬善兵曹判書祖進士諱瑋左承旨妣柳氏貞夫人配宋氏眞誥視椰妣公以孝事親親癠割指進血晨昏惟謹瀡滫必親喪制一遵文公家禮旣第不汩是悲無榮進意始補成均館人稱其屈而公逌然也歷十餘官始入司憲

府爲持平出守殷山移牧定州殷定之民數前後有
德惠者必曰蘇公蘇公隣邑守宰亦畏憚不敢爲非
故廉問使書啓有曰人謂清北御史云義州時病劇
治績未興而遽拜慶州病免自潭陽遷濟州金公益
熙與元公斗杓李公時白稱於 筵席後李公厚源
愍水土病啓遞之仍白曰蘇某一生清愼矣自是凡
拜大州郡公名未嘗不在其中如大丘綾州光州安
東錦山皆病辭 顯宗初略到金堤以嘗就吏而罷
公取司馬時廢 母之論方急宗人之居近者附託
凶論鼓發遠近而公不相接及其出身清時進塗已
闕而顧乃低徊郡邑末又永謝世紛閑居田里以沒

其世可謂賢遠於人矣諱東道字子由年八十沒于
崇禎辛亥墓在世居之益山炭谷余先君子與公同
年進士廢 母時立大節公每誠心敬服余兄弟皆
與公有習池好嘗頌公善居室余嘗納拜於座亭舍
臨溪書卷靚好不覺心神灑然又夫人叔祖希建女
也余之服習公非一日也所後子后山故來請銘陽
谷世讓其諱 中仁間名臣也銘曰
惟公初載鄉黨稱孝本旣立矣忠豈難效衆皆冒榮
而不後食公辭臺省 上哀孤獨歷試郡邑惠澤春
融羣公 上聞聲譽日隆匪公思存去就由中身安
溪舍眼慵名場世則知公公自歛藏貪者可康風猷

克臧終閟斯丘寔存者長我撮其略揭此銘章

江原監司閔公神道碑

觀察使閔公在公卿間最以賢行名不喜交遊不近聲色不問家有無常沉默寡言泊然於利害得喪之間御家衆覆盖其過失內外雍和無勃谿養親不專於口體而惟其志撫養寡姊妹盡其優恤內仁宗族外親賢髦其於奉先追遠尤致其誠自　宣廟朝朝紳相貳動相彼此然公人不相猜而皆相愛論當世仁厚長者皆曰閔公閔公云爾公以　崇禎己亥七月十七日沒哭者皆哀盡焉以其十一月二十二日引于家出堩送者皆出涕其十二月二十三日窆于

忠州之大陽洞㒵癸之原臨之者皆曰善人善人何
處得來公豐貌秀色氣宇渾然未離乳見長者折楮
爲厠籌呼而止之曰此其造紙者毋以爲也少時善
病父母不欲程業而能自知爲學弱冠取解額嘗與
從弟隨父府尹公之官官有妓從弟不謹恭叔戒亦
欲以微導公公斥責之又設防禁以閑之其從弟甚
服公年芳欲寡而亦能愛人以德每說人如此云年
二十二中進士時　毋后幽在扃鐍中公冐往謝
恩同榜感而從之者數十輩　仁祖初選補别檢陞
叅軍後　上謂先聖取士公居第一時府尹公以承
旨在　上前拆號以進一時榮之歷四十七官丙子

冬自府尹公任所以掌令　召入先是建虜以蒙古
來要議僭號事主和者旣納其書又遣使報之公自
劾曰　朝廷不用臣等言卒遣和使請去職已而虜
騎猝至公以　宗廟令奉　廟主入江都見主將非
其人守備疎虞公以爲憂諜報虜盪舟而至公曰事
急矣人或笑其怯俄而虜果渡江公急謂分朝相臣
曰亟宜奉　廟以下浮海以圖萬全不聽公率僚屬
復力爭者再相臣怒曰吾將斬汝以鎭人心公退曰
天也走至武庫則器械無可用者公曰無可爲也遂
取火藥置前曰以此自焚足矣俄有椎破城門者公
急呼曰誰與椎者應曰　王孫出矣宋公國澤謂公

曰 王家骨肉只有此耳吾輩當以死保之公然之遂以西奔渡海入喬桐又移艤鄰島公呼島人諭之島人始有不善狀皆泣聽命爭來宿衛之亂已自請理請伏逃走之罪 上命勿問賞加通政階拜戶曹叅議相臣以爲閔某棄 廟主護 王孫令反寵秩之恐後世以 殿下爲輕祖宗而重子孫也遂反汗已 上曰閔某有功而無罪其收用如故公自經亂以來棲遲鄉里輒辭除拜時相惡士大夫不仕皆授惡地不就則仍配其地公繼金公慶餘爲金郊道察訪盖欲其困殢於虜使也數月遞歸右叙皆辭求爲星州牧直指使奏公清白慈祥爲一道最有褒典棄

官歸養于嶺左遭府尹公憂毀羸疽發幾殆者兩歲
喪畢仍復舊踐或辭或謝　恩而遞爲大夫人丐養
爲南原府使待吏民以誠府素號難治而無不愛信
居三年入爲校理司諫己丑　上册令　上爲世孫
公應選贊禮因加通政又爲養爲安邊府使節省浮
費以設義倉民甚賴之還入喉司正言李萬雄劾人
忤旨　上屢下嚴教公以爲人主喜怒不宜失中陳
啓不已同僚以夜深請止公曰　君有過失當力爭
以必得爲期　上意亦解後其被劾者相遇致辭公
不爲應人謂其已甚公曰某不吉人也移兵曹叅議
盡撥私冗花消物以歸公用出爲江原道觀察使疏

舉宿弊雖忤朝旨不顧也申嚴戎政蠲省民役未幾
坐事罷叙爲承旨復入兵曹爲參知參議內艱服除
爲兵工二曹參議己亥五月　孝宗大王昇遐公詣
闕哭泣盡哀仍感疾謂家人曰死生命也時　山陵
未定論議交爭公無一言及私獨問　山陵定否正
坐恬然而逝公諱光勳字仲集春秋六十五公歷事
兩朝其所履歷多在春坊玉堂諫院憲府及銀臺在
郞署李忠定貴長本兵白其能請久任勿遷公屢叅
從勳追　贈考府尹公機爲領議政妣南陽洪氏受
貞敬誥府尹公恬靜自守甚有淸操公一遵其法罔
或小渝又愛妹婿趙公錫胤小大相咨趙公　仁祖

朝名臣也公之䟦美友仁之善深矣公外若和易而
中實堅貞在臺　仁祖崇奉私廟公協諸僚爭論又
論其　徽號過隆　上怒甚問誰主此論對曰罪實在
臣不可他問時坐廟議廢斥者甚多公獨先收用
上盖思其風采也星州時朝家調兵北去淸陰先生
爭不能得卒有李士龍知非義舉却餉設有違言或
欲治之公優奬曰義人也嗟歎慰遣之士龍至虜軍
竟殉大義天兵揭明其姓名後公庀葬恤孤甚厚長
子耆重魁司馬仲𪗉重魁文科季維重亦登第公戒
之曰處心必主謙退接物必務和順儕流亦勿嘲戲
胥隷亦以誠信辭好爵以推賢臨大事斷於義勿問

生熟善人是取勿問彼此正論是與此皆素於躬而
啓於後者也仲子擢授東萊又戒曰毋以遠方一物
累我季子黜官鏡城與之別曰遠離不足念也公在
田野時日與鄰並杯酒忘形賞花釣魚優游以自樂
晩歲常帶閑職又曰猶不如無輒移疾自便四禮皆
用古儀嘗欲製深衣病革曰亟成之卒以斂焉以仲
子貴始　贈吏曹參判後加今　贈公驪與人其譜
曰麗氏朝有稱道始見族姓書官奉御自是爵冕煇
赫我　朝有諱龜孫師事金文敬公宏弼家有名自
是四世而至府尹公皆詳著府尹公墓碑夫人李氏
延安人府院君光庭女先歿而祔焉婦德甚備別有

幽誌男女皆三人著重後復魁文科今慶尚道觀察使㫼重戶曹判書維重平安道觀察使承旨李延年校理洪萬衡士人鄭普衍其婿也孫生員鎭夏鎭周鎭明鎭魯及李寅炳李沆妻長房出進士鎭長及李寅烒妻次房出鎭厚鎭遠及李晩昌妻季房出李承旨女婿縣監韓後相洪校理男進士重模重楷而曰鄭洊及李徵夏妻者季婿出也諸未行女不載余與公諸子游習其事而慕其德久矣公亦不以無似有所毛皮及公之歿余重爲衰世而屢出涕焉遂序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訢訢之容坦坦之性甘白之質孝友之政方世不幸

分離乖隔言有異同人有南北公秉平和罔時怨讁
宗淪慼單人若秦瘠公歎曰玆我祖離屬視疏若邇
竭者坌集吏良强梁人以刑驅公笑曰人匪獶匪猴
不戢以恩悍者韋鞣人亦有言絜以包鐵不專於柔
允矣維執當公進士 聖慈幽囚公往拜蹈曰 毋匪
讐眇綿獨復祉竟離疇後值倒行有不假鬼公獎其
成事譔與偉凡公懿美我淞而泝恂恂大尹氷蘗清
操公以爲父其德克肖藹藹三英鸞鵠停峙公以爲
子克世其美豈弟君子神爾戩穀胡不百年俾位稱
德大陽之洞江水在南東有先兆岡岫相臨嗣子來
上順其孝心寔安斯丘終古如今

平安監司具公神道碑

仁祖大王朝有洛洲公者監司諱鳳瑞字景輝具公之自號也公生於長湍之洛河長於京城學詩於權石洲韠時至報恩先壠下讀書于俗離山中詩語驚人間以嘲諧則人必傳誦以故益爲風流所宗人有相語有不知公者則必顔低而聲澁焉年二十三以四書疑義占生員第二名人嗟愕曰其不以所能詩魁進士也時蓋昏亂之極而公道不行故然也時有權臣門客爲本道都事慕公名盛騶從訪公於山寺公聞卽輟榻歸遇於道一揖而過其人懟忿而亦不能加害焉又嘗爲重峰趙先生力觝時輩之侮弄者

士林傳誦其文以爲雋永　仁祖反正士類彙進館學尤盛庠舍不能容而公獨秀出爲之冠焉　上問士於大司成鄭公曄鄭公以公對李适叛　上幸公州設科取士公不就曰吾以布衣跋涉從難今因以獲第是爲利也非義也　上聞之益嘉之時吳楸灘允謙掌銓公在其甥館有所薦進吳公頼其補益然忌之者已多矣登甲子文科由槐院郎被史薦爲翰林或移注書嘗入侍言事　上不悅教曰翰林但主載筆記事而已公不爲懾丙寅丁內憂致客謦朝紳喪復常復舊践陞爲弘文館修撰遷司諫院正言論削癸亥勳籍之濫丁外艱喪具甚恔戚稱其物辛未

由修撰爲吏曹郎兼三字銜朴公知誠主追奉私親
議　上心傾嚮銓長欲擬之持平公爭執不得則投
筆而出因此遞職復入吏曹陞正郎間爲體府元帥
兩從事賜暇湖堂遷弘文館應教陞通政爲工曹叅
議玫承政院承旨兵曹叅議有臺劾出爲舒川郡守
公律已如氷蘗愛民如嬰孩又敏於事爲廢墜悉舉
人謂文藝固其所長不料吏事之至此也遂移羅州
俾試盤錯公益展其才雖物衆地大坐嘯軒閤傲然
整暇而政清刑省一境晏然朝廷益欲試之戊寅陞
爲本道觀察使湖南幅員旣大事端萬變而公談笑
指揮無有底滯歲値凶歉賑活有方一路之民俱免

捐瘠勸課農業修舉學政黜陟之際不憚大吏瓜滿
南民請留而不得旣入再爲承旨一爲兵曹參議公
皆不就低徊鄉里以自適適嶺南大饑公以承旨出
按嶺民相慶公爲政一如湖南而惠愛又加秩滿當
去輒以民願而留以故三載不離嶺南時淸人以兵
壓境喝以三事小大震慄公亮然抗言曰丙子之亂
嶺南初不被兵元無被擄逃還之人戊午遼東之敗
遼民之潰散者只居兩西此二者無關本道惟若干
向化本是彼種今當撥還然其子孫係是我民理不
當與時少咈虜意者皆將立死人甚爲公危之事竟
得已時淸陰金先生聞而歎美後見公而亟稱之遞

還以戶曹參議特差籌司提調與聞軍國重事盖異
數也自丙丁兵禍 上與一二臣密邇 皇朝以伸
私義 皇朝亦令軍門有所往復虜人覺之使一將
擁大兵挾我 王世子來住境上憤致宰樞究問其
事事機叵測朝廷以爲此時西任非公不可於是故
遞方伯而特陞公以代之公單車疾馳直到虜營隨
事彌縫咸得其宜其得免者李白江敬輿李白軒景
奭李澤堂植李判書顯英東陽尉申翊聖也 上每
見公馳啓輒加嘉奬曰今日諸臣唯此一人而已時
賊臣李烓持國陰事告虜以十二條至有願爲大國
臣歌舞太平等言以是禍機尤急虜主謂烓言雖直

有忘君負國之罪其令本國處斷公卽執烓而馳啓以聞 上以爲勝國時姦人入元行讒以快恩讐末乃君不得保其位今治烓不嚴則禍將不測其用逆律族誅之時烓黨協同行賂於虜圖以脫烓莅刑官亦故爲遲徊公亟引烓斬之曰此賊人得而誅之何必待刑官來也居數日虜果赦烓而烓則死矣國人稱快淸陰先生亦爲烓所訴後語公曰烓若得志於虜則國無稅駕之地矣公可謂功在 社稷也我人命壽用事於虜折辱上下其從弟在道內恃其威勢而橫甚公又梟示命壽謂人曰吾往來本國惟具公令人自讋舊有管餉貨物久爲西民之病公處之得

宜民蒙其惠且創通船路以便貿遷遂爲永久之利
盖自公在西國無虞釁而民樂其業然公勞瘁成疾
竟以甲申正月三十日終焉得年四十九西民男女
老少無不奔走悲號如喪考妣焉　上嗟悼不已隱
卒之典逈出尋常其後臨朝歎曰國家不幸具某亡
矣賊臣自點疾公久矣進曰某實無可稱之績　殿
下何追思之深也　上曰予實知某卿其休矣公天
資頴悟器度清遠與物平坦不設畦畛於書常不再
讀爲文長於四六人之期之者只是蜚英摛藻黼黻
王猷而已及其爲州縣方面則剗劇剸煩刃投餘地
常以庇民尊主爲心所至吏民畏之如神明而不敢

欺愛之如父母而不忍去昔歐陽公不談文章而喜
論政事公豈慕歐陽者耶嶺南時姦人有金天龍者
誣訟不售而去數月後有仝大音投呈之狀公曰此
必金天龍也詰之果然盖天龍姑以是瞞公而將復
加點畫還以爲金天龍也公痛繩以法人服其發奸
之如神也在官一毫不以私用答人書疏必剸其紙
尾而劣容其辭凡百類是故官物充牣至不可較數
又以偏愛同仁爲務故吏民儒武咸服其恩去後各
立石以頌之至論其家行則與二妹析著必倍優其
數曰吾則幸竊祿位雖無此亦可以爲生矣待庶母
及其子女殫其恩義觀此數者其他可知也夫人吳

氏生於法門婦德克備生子輒不育後公十一年年
六十而没祔葬於長湍洛河面南之原其所後子爾
昌生一女而夭今主祀者曰爾性也女爲李尚揆妻
丁丑虜變全節旌閭次二女適縣令李積縣監李集
成其適李義龍者側出也公之叔父稟無子公事之
甚誠又取同宗子鳳羽爲之後而婚宦舍業俾奉其
祀此即朱子所以諭宋公者也亦可謂賢矣今鳳羽
造余丐公銘銘曰

綾城之具始自存裕其後氏族益大以右　本朝壽
福値神武禍直斥姦兇仍遭抑挫其弟壽聃亦以正
死由兹具氏冠冕士類弟爲副學兄官吏郎吏郎之

子忭正太常是生光源官至奉事郡守諱棨奉事之
子配得宗支其考曰者郡守坦經宣有胤慶公應嘉
禎以夢而名聰明秀發夙淬穎脫士被容接便生光
榮當其壯年盛際是丁薄遊泮宮名徹 宸聽俯就
科名翼展鵬程藝苑詞掞鸞坡鳳池平步徐趁俊乂
爭追逮試外庸餘地夙投一開封府可添于歐歲値
凶札日活萬夫黎童白叟章南緇羣襜帷所屆爛其
如雲其在西闈賊臣賣國大賢楚囚 天威震激渠
藉外權顯戮將遑公應其機亂領亟斷 上心嘉賞
倚毗益隆盍梅有契朝夕登庸公遽告終其用莫究
宸悼斯極隱崇克備循始訖終眷遇無競曷以知公

仁廟神聖

吏曹判書尹公神道碑

余少也游學漢師寓於叅議尹公諱民獻傍舍知其爲淳謹長者也旣又見有趍庭者氣象克肖從長者問之則名絳字子駿又問其命之之義則曰叅議公夢神馬飛騰其色大赤而生焉故因以爲名字云未幾見其闡大科設慶席其色不甚喜余雖未解事亦知其氣厚而量宏也其後　崇禎戊戌余膺　召入京翌年己亥　孝宗大王棄羣臣公以宗伯掌　邦禮相與周旋以訖于　因山後三年辛丑余在東郊公以冢宰出來相見爲言　主少國危相與歔欷又

後七年丁未余聞公訃以詩挽之其後庚申公女婿李留守選狀公行以授曰公諸子願得一言以賁墓隧因謄諸子之賢嗚呼四十餘年之間公儒生而士士而大夫大夫而至於貳公之秩其間世道凡幾番汙隆而公始終如一至其晩節則又叔世之所罕見余以文字末技多銘國朝賢公卿名大夫而獨於公而辭可無媿矣謹按坡平尹氏始自高麗大師莘達本朝仍爲后妃家公一派又連世尚主高祖燮爲鈴平尉其所後子之誠　贈參判祖儼佐郎盖數世稍不振而參議公人亦謂其位歉於德也配延安金氏監正纘先女公登第由槐院入藝文館自檢閱至奉

教自後歷三十餘官而癸未陞通政爲承政院承旨
其前所歷多在兩司春坊中書而最久於玉堂也其
間以便養再守外縣有仁惠頌虜變從留都大將事
己誤事帥臣以形勢幾逭軍律公直論不撓卒致於
法以繡衣廉察圻輔執義時嘗劾同僚之誣正士者
自通政以後則多在喉司而吏曹叅議大司諫皆其
所歷也暫出爲忠原縣監則 上以爲有老親也
賜藥物慰寵之又以賞勦陞嘉善屢爲吏曹叅判大
司憲都承旨大司諫凡十餘官而自刑曹叅判轉資
憲仍判本曹周流吏禮工政府三四宰兼帶如 經
筵金吾諸職則自嘉善以來因仍者也己亥 大衮

號隕欲終曰天奪我　聖君矣服旣成　顯宗大王將卽位哭踊不忍升御座曰何忍以今日遽卽此位願俟他日公以禮判執笏以進曰國不可一日無君邸下固辭如此神人何依焉　曰何忍遽人如此又進曰以晃服卽位而恤宅宗自周而然矣因涕泣如雨在位莫不抆淚兼差殯葬兩都監公以爲國家與廢雖不由於堪輿之術　君父衣冠之藏不可不極擇親率臺史遍歷近遠苟有所見則不顧人言率意直前陽坡鄭相公太和於　前席屢爲目整之於私處兄呼而規之數矣盖公夫人於鄭相姊也公終不已焉以勞陞崇政判金吾事而仍下行資憲機要盖

以原品他無可任之職故也又隮崇祿公自以爲吾年將至矣位已崇矣歷事　三朝出入八十餘官而無所補益惟奉身休退粗可以自酬吾志也遂歸安山之舊舍自後五年之間　除命頻仍至有　下書特召而皆不至　上屢幸溫泉而亦不出拜路左日與田夫野老相邀爭席公生在　萬曆丁酉又適七丁而沒於其八月四日越十月十八日葬于郡西透迤山負甲之原訃至士類莫不悼惜趙公復陽白公風義卓然宜有追　命以勵頹俗　上從之鄭夫人己卯宗臣文翼公五世孫知事廣成女夫人英明淑哲有三弟皆登第二爲議政一爲亞卿其父母嘗曰

吾四子第其賢則如其倫焉夫人沒公議再娶陽坡
公爲諸子憂之繼媲柳氏士人栻之女也慈而和順
撫諸子曲有恩意諸子不覺其異顔焉公歿毁慼甚
喪甫畢而沒公男趾美趾善趾完女適李留守者前
夫人出趾慶趾仁繼媲出也三男一婿皆登文第長
以持平先卒次某官次某官叔季皆端良有文士友
稱之側出男趾禧二女爲具文漢朴廷軾妻孫男寔
定寀宰㝡憲宰以某官第二男爲持平後實主公祀
曰實持平側出男也孫女婿李世貞閔鎭遠朴鐔李
宜振也始余與宗人宋國銓兄弟同里而居自幼稔
聞公事行蓋於公爲姨兄弟也其米鹽細碎有告者

公必與酬酢如親弟兄因以聞公與妹壻蔡湖洲裕後相好如同氣蔡公善謔常曰尹某惟知飲食之味而不知世味盖美其不趍時好也已又聞迂齋李相公厚源遣其所賢子置公甥館又同春宋公浚吉於孝廟朝赴　召而歸爲言因迂相而與某隣因某而熟於蔡余於公固十得其八九矣然余心褊而識淺不無責備之意及其同泣　弓劍相與周旋而益知其所未知也　本朝羣臣服制有茅纏之議公請依朱子議以衰經成服而別爲視事服仕進事雖不行而論者韙之先是石室金文正公桐溪鄭文簡公扶樹大義壁立千仞乃爲羣小所攻公於　前席力言

邪正之辨固爲羣小之所憎公又甚惡尹善道之凶悖痛斥無所畏憚　仁孝二聖知公忠朴可仗除拜之際雖有親嫌爲破格例以自親近焉公嘗有下堂憂　孝廟聞之醫藥珍羞前後便蕃於此亦可以觀君臣矣至其勇退一節賁育莫能奪聳動士夫風聲故　顯廟賜祭文云其進與退均裨世道礪廉激懦繄卿是賴是可以光耀百世也惟是　寧陵卜定實公血誠所在而羣小爭爲求衅幸禍之地竟至遷動昔朱子論山陵吉凶而曰驚動先靈亦能挻災不一年而　國家禍故連仍朱子之說於是益驗矣公若有知想必痛泣於九原也銘曰

便儇佼厲世以爲賢公則不喜一惟天然紛紜馳逐老死而止是人之常公以爲耻歷事 三朝周流顯地人不忮忌仁厚之致然而其中剛毅自有顯忠辨姦硬敵瓊玖廉白寒儉因心則裕暮年歸休凜然高風霜後見菊雪後知松人亦有言保晚節難臺烏池鳳自古攸嘆警此頹俗寔惟公功迹公之爲究厥始終實惟伊何可以形容綿以裹鐵庶幾乎公

刑曹參判贈左議政李公神道碑

本朝文治逈越前古至於 宣廟而極矣維時月沙李文忠公大震風猷天下皆知其名又其二子趾美並駕益耀其光以鳴 國家之盛其季曰昭漢卒官

刑曹參判 贈左議政李氏來自中國世傳中郎將
茂從蘇定邦平百濟留仕新羅仍籍于延安云 國
朝樗軒文康公諱石亨文章伏一世子曰渾文科掌
令生順長副護軍是生文忠公之考諱啓官至縣令
公字道章號玄洲學語時便曉文字嘗見文忠公讀
漢書公在膝上請其義雖大篇作背念無所遺一時
稱以神童十五中進士考官爭欲一見招使前俾書
草榜公揮筆立盡旣歸侍口誦一榜二百人並其父
名居住以對座人皆驚揚詔使道寅謁先聖廟賜諸
生以物諸生以謝啓推公公立就絶佳辛酉擢庭試
第三名當是時羣瘖塞路猶隸公槐院 仁祖反正

郎日以假注書郎眞移翰林選爲弘文館正字甲子
從難于南大臣典戎辟爲從事事平與同僚劉陳急
務先是廢庶人侄戮死無後公請推仁繼絶不許然
因下　德音有恤典陞司諫院正言進戒曰修德由
於進學愛民在於節用遷修撰請應天以誠其要在
於謹獨　上嘉納焉　慈殿奴隷有横甚者臺諫請
罪　上下嚴旨公進曰此事有累　慈殿殿下當起
孝敬以諫不可徒承順而已遞復拜歷正言陞副校
理校理間有他遷　上有私喪欲伸三年公劄論其
不可曰　殿下雖欲自盡其私情奈　宗統何又論
喪制僭偪之失　上皆不答公尤自殫竭至於一夜

三劉巽同　上意而嚴旨屢降公遂自罷免　詔使至特叙以從儐使仍與湖堂之選盖踵父與兄也一時榮之是行　詔使極其眷款曰是父宜有是子盖詔使舊聞文忠公甚熟及至相見每稱老先生故於公亦云爾復入玉堂中重試入侍請罷内司以示無私之德丁卯虜賊入寇扈　駕江都體察使復辟自從與同僚論和議之非略曰天經地義不可移易大分正名亦甚嚴截我於　中朝如子事父今虜欲使我不書　天朝年號爲臣子者所不忍聞誠宜據義斥絶寧以國斃使無媿於後世有辭於天下强弱不須論也伏願　殿下死生以之自反而縮則綱常撑

拄乎宇宙精忠彪炳乎日月義聲所暨士氣百倍而
夷虜不足平也且請誅敗退諸將以肅軍律又伏閤
益論和議爲非 上令廟堂更議亂己爲吏曹佐郎
務張公道以 命試士于湖西歸陳鄉邑民瘼甚悉
皇太子生頒 詔使將至又隸儐相谿谷張公幕下
詔使不果來爲獻納論吏曹用人之失 嚴批特遞
陞應教公從前例帶胄筵職白 上曰世子當與宮
僚常常引接討論講劘不可只日課而止張谿谷忤
旨黜補遠州公爭之不得 穆陵遷葬臺事山陵以
勤陞爲承旨公在玉堂諫院首尾八年隨事納約雖
被 譴責而謇諤尤切及在喉司適有 私廟追崇

議廷臣爭執大臣三司相繼被譴至或有下吏之
命公一皆覆逆又輒封還 上旨入則又諷諫切至
嘗有不從君命而從其義之言由是忤 旨遞先是
持平朴公知誠力主追崇之議儒生削其籍 上命
停舉儒生史官不從 上大怒命拿問史官曰此輩
染於李某不從君命之說公益不敢安以事自罷久
後爲養出爲忠原縣監至官五十日因事棄歸耆艾
攀轅遮道敘爲兵曹參知乙亥四月文忠公捐館公
居喪哀戚甚至丙子虜騎猝至公與伯氏奉母夫人
避兵江都丁丑正月江都陷敗賊鋒將及於大夫人
所公與伯氏以身蔽遮向虜而泣虜不忍犯稍却立

公旋以計自引賊以去以故大夫人得脫而金汗令
其將保護文忠公家屬故公在賊一日而亦免歸盖
自丁卯以後賊服習文忠名德而然爾丁大夫人憂
服除拜禮曹叅議求外爲晉州牧入爲承旨公自經
變故不欲更蹈淸顯有田園終老之計而朝廷不相
捨陞秩爲 世子右副賓客公保護 世子於質舘
隨事規諷 世子敬憚之還朝拜刑曹叅判兼備邊
司堂上以還朝時下吏犯馹法配東郊外乙酉再宥
其四月微示憊適伯氏及季女喪逝公哀傷忒甚竟
以其二十三日卒于京第追典克備公以 萬曆戊
戌九月十五日生焉聰明英粹氣宇峻潔溫雅內凝

精彩外朗事親從兄婉愉和樂接人恭莊豈弟雖面責過失而不道於外傾倒無隱誠意藹然故一門雖名位煇赫而人無忌嫉者周恤貧窮無間戚疎事君主於勿欺先輩長德皆折行位爲莫逆交公文章典雅精鍊筆法遒緊其爲詩思致俊逸骨格强硬丙寅佐儐之役幕中諸公皆文苑宿望而見公所作瞠然皆讓一頭地公時年尚未三十矣嗚呼文忠公既以大雅宿德聲名暢達華夷伯氏繼主盟壇而公接武藝圃塤篪迭唱黼黻　王猷大爲昌朝之莊豈文昌嘉瑞偏萃於公家耶嘗聞故老之言樗軒公遺址百餘年廢池縣令公時忽有蓮數朶挺出此實公家昌

運之徵云誠非虛語也夫人驪州李氏贊成尚毅女
嘉柔淑哲婦德咸宜在家父母奇愛旣行舅姑亟稱
夫人涉獵書史通達義理江都之變自刺不殊復以
帶自經以絶寶丁丑正月二十三日也事聞旌閭與
公合葬于加平郡朝宗縣北卯向原公四子皆文科
殷相判書弘相正字有相應教翊相參議女長適牧
使金壽一次適縣令尹抗次適士人金文遂判書男
潤朝早夭官止檢閱女爲正郎金萬重妻正字男儀
朝二女爲金盛達具東柱妻應教男泰朝觀朝餘幼
參議男光朝餘幼金牧使三男一女尹縣令一男四
女公在晋州時見舟師西向有詩曰棹曲驚心不忍

聞回頭脉脉向形雲歸來掩淚看遺集半是　先朝
事大文當時之事有不忍言者而公之志意此亦可
見矣記昔公嘗坐漢城府廳上臨棠皐子余自庭中
望見公容貌玉雪聲若笙簧眞是神仙中人後與公
諸子游今以墓道之文見託乃不辭而爲之叙以償
疇昔慕用之心云爾銘曰
顯顯文忠　國之耿光士林宗匠斯文棟梁公承厥
緒益耀其章萼不韡韡聯枝振芳昔眉三公赫赫煌
煌而非正學得罪紫陽較之公家當有雌黃公初妙
年即奮其翔人之謂公吐華詞塲當虜脅盟滿庭助
勳公在經幄義烈奮張讜議風發凜若秋霜言雖不

庸寔扶綱常大艱荐臻頹洞蕩攘以孝自殲識者悲
傷形雲一詞意致愴悢餘祉未艾胤慶洋洋我作銘
辭以表幽堂

京畿監司洪公神道碑

醒菴洪公余嘗接其言貌知其渾厚莊重可大受人
也及聞市南俞公棨評論一世人物謂公如洪鍾之
音不可以徵羽論意謂斯可以一言蔽之矣及聞公
沒甚恨世之不能盡其用也今因公遺胤獲見公狀
文益知市南之言不誣也洪氏自麗朝大師悅世有
大官 本朝敬孫以能詩名高祖春卿觀察使曾祖
逸民縣監祖永弼進士是生公之考諱命元實爲

宣廟朝名臣官止京畿觀察使 贈議政府贊成妣
尹氏僉樞昆俊之女甚有壼彜有五子公其長也諱
處厚字德載自幼沉毅有度笑語不苟先進稱以國
器芳年隨侍贊成公任所目不近佳冶鄭大憲賜湖
賢其女擇對公在其甥館屈首受學藝學日進十八
成進士廿三坐一字告失謁聖第 仁廟乙丑去贊
成公喪即除爲齋郎又爲洗馬別坐金吾郎別檢等
職多不就己巳捷庭試丙科選入槐院嘗攝戴史筆
有一二宰臣論事 上前語多重複且欠倫脊公書
不駐筆文暢而序盖他人所不能也選爲藝文館檢
閱遭承重喪旣闋自侍講院說書復入翰苑爲待教

奉教陞司書以嫌辭歷數官兼三字銜爲司諫院正
言舉劾不避宗戚累爲宮僚隨事啓迪多所薰陶時
朝夕將入銓郎公爲親養求外曰豈可以榮次易一
日之養遂爲康津縣監有內奴豪橫杖殺之因棄歸
事將不測　上特原之爲兵曹佐郎事有難決長官
輒以委公公談笑剖决長官請勿他遷故十閱月後
始移正言時虜人僭帝改國號主和者請於國書書
其新號且謂機密事不可使承旨史官與聞公奮筆
爭之曰我旣稱其僭號則是我與其僭也且君相謀
猷皆出於光明正大則有何所隱諱而乃欲閉藏掩
匿必欲行其胸臆乎雖古之大奸慝所爲亦不過此

因請重究其人 上震怒批辭極嚴公又引避而無所撓屈 上愈怒翌日黜補堤川縣監虜至公下令士民無得輕動且選壯勇爲備禦計時虜騎充斥列邑無不奔潰而堤獨晏然洪公茂績督運至縣嘉歎不已洪公又以運餉爲憂公招集人民以誠開諭且厚其餱糧民歡趍之卽輸累百斛穀於使營時避亂士夫取食於公者動以百數公盡心存恤全活甚衆有無賴子假胡服刼略者公收捕斬之亂已曩時持論諸臣被罪者十人公亦在其中被門黜屛居湖西未幾蒙宥不敢入京轉入深峽卜居三山之五臺下後四年始有叙 命銓曹注擬大臣尉薦者數矣又

三年而後始除兵曹正郎判書李公時白白　上言
洪某識慮過人曉達兵家以故久不他遷求外得醴
泉郡未幾治績著聞考績嘗爲一道最　上特賜表
裏以褒之有修隙者因事構誣坐謫清安縣翌年蒙
赦優游鄉里者又七年諸公爲理寃狀始拜弘文館
修撰至校理間爲侍講院弼善出入　兩筵論辨義
理甚得講官體歷應教執義遂陞拜義州府尹民俗
皆茅屋數有火患公用唐韋丹故事以導民自是民
多瓦屋而邑絕火憂公前後爲邑不爲姑息近名而
必爲久遠計者皆類此入爲承旨旋拜慶尚監司民
有骨肉訟者必先治其罪然後聽其曲直俗爲一變

歲値凶歉盡心區畫民無捐瘠閭大夫人有疾乞歸侍蒙 允以臺臣言未能卽歸憂吉由禮曹叅議出爲廣州府尹 朝廷追記嶺績復以爲監司里閭相慶御史褒其荒政以故三歲不得遞復入爲戶曹叅議與長官協議務塞奸竇宿弊如洗由是調度告裕遞復拜又歷數官出爲全羅咸鏡兩道監司卒覲察圻輔則癸丑四月也其間周流出入者十餘官而皆稱其職一爲行人往來燕山公久有退休計適値山陵役不敢辭圻輔 命以大臣言遞拜西樞其八月年七十五而卒于其二十八日計 聞祭賻如儀公雖資性寬厚而大節偉然雖當倉卒言色愈定人

未嘗見其有窘束也贊成公疾欲割指進血以大夫
人惸然在疚未嘗須臾離側處弟妹間恩義深篤公
旣內行純茂而推以事 君務以忠愛存心恥於沽
直 經筵諷議不專守章句之說誠意感動累蒙賚
厥 孝宗大王知公最深常引置近密然棘棘不阿
與人寡合以故常在用舍間莅郡奠藩事出名上其
德惠所及愈遲而愈久故民受賜者或不庸焉又所
在專意於興學化民其氷檗之節畏人之知類非寠
夫俗人之所窺也盖公在家在邦不但無怨小大咸
宜而惟公質厚量宏濟以謙德不效人切切求名故
終無赫赫聲此尤其所以爲大而世不能知也鄭夫

人貞靜莊重克齊公德六親無不稱頌世之富貴驕
惰卒亡其家者皆夫人之罪人也先公没二十七日
而享年後公三歲同葬積城庚龍洞酉坐之原去先
兆五里而近四男受河受湸受渙受濾伯季皆文科
仲叔皆進士伯官止掌令與叔皆先没五女適任消
韓聖佑朴斗望金儁相李山輝韓與金皆文科朴與
李皆蔭仕伯房男禹錫女適尹廷龍仲房男禹瑞女
適安相一次未行叔房男禹圭二女適黃霦崔淑曰
禹略禹沱其側出也季房三男一女長禹齊餘皆幼
內外曾玄摠六十餘人公文筆亦絕異而與公所矜
細行皆爲大者所掩焉其理然矣余既叙其始末而

歎曰市南眞知公哉如使公叔文子觀乎 國朝之九原則必知其所與歸矣其不盡其用實關時運豈人力所與哉銘曰

穎銳便儇世所賢兮身榮位躋公不然兮刻勵皎潔喜切切兮事集名騰公不屑兮氣厚力完居之安兮嶽峙而亘撼之難兮事親以誠恥孝名兮接人克忠澹無情兮出以事君值羣分兮秉心平正不吐吞兮丙子之歲虜僭帝兮人皆怯怯垣衍計兮公入文字澹菴義兮敗實和誤義曷故兮罪則歸公是謂倒兮嚴霜七年心浩然兮澗有清泚山有田兮而我深袞極慍慍兮 聖主思公期棟隆兮周流冗秩或近密

兮觀風二南于北臯兮圻父之政愈肅靖兮近親近
臣麤氣屏兮薄違訖功可登庸兮斂而藏之此幽宮
兮牲碑雖豐頌難容兮公不喜諛我詞公兮

全羅監司俞公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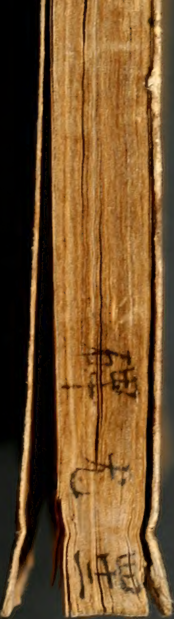
崇禎丙子建虜僭號我人羅德憲等適在虜中叅其
賀班而歸時俞公棨典叔爲正言請斬德憲等以明
大義又聞虜書將至　啓曰賊奴悖慢有甚於金虜
之詔諭堂堂禮義之邦當一心奮激使八路改觀三
軍增氣此其時也已而廟議以爲力弱事急當遣使
緩禍仍以偵探虜情公又同僚　啓曰頃者孽虜
詬天肆然僭號　殿下赫然奮發斷以大義嚴辭峻

事爲罪名公編配丹陽郡既蒙放不欲涉迹於世乃
曰此地深僻去人甚遠遂仍居不出爲終焉計越四
年庚辰以親意勉應　朝命由禮曹正郎出佐湖西
幕壬午再有校理之　命或辭或謝　恩即遞以親
癠入京就醫甲申八路大疫民多死以校理往嶺南
禱祀外神復　命陳時事六条　上嘉納自是連爲
玉堂官由司諫院獻納爲吏曹正郎兼侍講院文學
世子行册禮公以都廳勞陞通政爲兵刑曹叅議移
承政院承旨陳　啓以敬天弭災崇儉納諫頻御
經筵引接臣僚嚴宮禁制宦寺等事多所　採納爲
全羅監司承旨皆辭遞以工曹叅議丁外艱服闋歷

三官出爲舒川郡守有憑依城社者罔利害民公繩
以嚴刑以是罷歸舒人立石追思焉敘復未幾繼妣
李夫人歿公於不毁之年連遭巨創乙未四月十八
日以疾終焉得年五十七訃 聞賻祭如儀其六月
葬于楊州東踰嶺先兆負坎之原俞氏出慶州杞溪
縣麗祖創業有義臣以新羅世臣義不事二君遂降
縣吏云其後子孫益以榮顯至 本朝猶然 中廟
攺玉有諱起昌以武科僉知不仕而終焉世稱其高
子汝霖孫絳皆爲判書曾祖諱泳郡守祖 大儀宣務
郎考省曾觀察使妣具氏綾城大族其考叅奉濬也
公聰明頴秀少從月沙文忠公遊月沙亟稱之廢朝

時遭家禍　仁廟反正始赴舉甲子中司馬遊太學
爲金吾郞不就癸酉以祥雲察訪闡大科隸槐院薦
爲翰林例陞典籍出入臺閣郞署而値丙子之變屏
跡深僻誓將不獲世之滋垢而事有至難黽勉旅進
常在用捨間以沒其世可勝惜哉公端雅儉約不喜
紛華自少有名士友間其事親之孝友于之篤居家
之理事主之義固有人不能及者而丙子所樹立可
謂遭變事而不失其常嗚呼不如是何以不負天界
之重乎其餘皆可略也目今世變無窮人理晦剝安
得起公於九原與之同歸也耶公前娶柳氏有婦德
其父縣監健也擧一女適承旨李程所後子命夔正

郎繼娶宋氏直長時煜女生子命賚公歿時始四歲余世與公比隣遊好甚篤逮公佐幕南來則同悲世亂義情尤深今命賚狀公行來請銘余曰余文安得不朽人乎只迂齋李忠貞贈詩蹈海高風世共推一句足矣命賚曰雖然必銘之銘曰

兪氏舊族起自羅氏累公累卿迄今不止公承厥緒頭角出類當　仁廟時俊乂並峙公相後先以賁王事遭時罔極克正其義其義旣正曷憚顚躓謂我誤事遂從吏議竄伏荒嶺九死無悔雷霆俄霽雨露旋施出入補拾無損我志玉樹先秋詩傳殄瘁惟此令名永世無墜我銘其墓以朂後嗣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二